

# 新竹市南寮地區聚落變遷及變遷過程所顯現之人地關係意涵

張智欽\*

韋煙灶\*\*

\*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學教育中心副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 摘 要

本文以臺灣西部沿海地區具有特殊的生態環境背景及發展軌跡，作為論述的基礎，以新竹市南寮地區作為研究的個案區域，探討百年來新竹市南寮地區之聚落變遷及變遷過程所顯現之人地關係意涵。西臨潟湖、東靠平原、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的生態環境特質，形塑南寮地區強烈而獨特的人地互動關係。傳統聚落的空間結構深受自然環境影響，傳統聚落的血緣性及地緣性特徵顯著。

關鍵詞：傳統聚落、宗族、南寮地區、人地關係

# **Settlement Chan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at Nanliao, Hsinchu City**

**Chih-Chin Chang<sup>\*</sup> Yen-Tsao Wei<sup>\*\*</sup>**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Liberal Education,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settlements, migr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families, and man-land relationships at Nanliao, Hsinchu City in the last century. References are made to the spe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developmental progression traits unique to the western coastal line in Taiwan. Nanliao is bordered by lagoons to the west and a plain to the east. The continuing disappearance of wetlands has helped to form a special kind of man-land relationships that are uniquely Nanliao. We found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kindred relationship.

**Key Words :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ineage, Nanliao area,  
man-land interaction**

## 一、前言

本文所指之「南寮地區」（以下簡稱本區）係指新竹市頭前溪以南、空軍機場以西、客雅溪以北與臺灣海峽之間所包圍的範圍（如圖1及圖2所示），其地理形勢頗為獨立，總面積約13.5平方公里<sup>1</sup>，是一個完整的地理區。本區雖地處平原，與新竹市區間的直線距離不過4-6公里，原本不會構成開發時程的空間障礙，但自從1938年新竹空軍基地（以下均簡稱「機場」）興建以來，機場阻斷了市區向西發展的機會，間接使得本區向東發展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加上行政區劃、河川的阻隔，使得本區的聚落結構基本上能維持鄉村聚落型態，都市化程度不明顯。

本區做為聚落變遷的個案研究區所具有的研究價值如下：

1. 南寮地區到目前為止一直維持著鄉村景觀（郊區景觀），從日治時期以來的地理環境雖有變化，但大體尚能維持舊有的聚落結構，不致過度重組得面目全非。
2. 「機場」自昭和14年（1938）興建，歷經1953、1962、1964及1968年等多次的擴建<sup>2,3</sup>，使其鄰接的聚落消失或發生局部重組，自然也衝擊到周邊聚落，藉此可以觀察本區在外力介入的遽變衝擊下聚落系統如何調整。
3. 日治中期以後，由於防洪工程介入（主要是堤防的修築），頭前溪之「行水區<sup>4</sup>」範圍由不穩定趨向固定，歷來的河道變遷，重組了河岸兩側的局部聚落<sup>5</sup>。

---

<sup>1</sup> 計算自：聯勤第401廠，《新竹市行政區域圖》（新竹市政府，新竹，1995）。

<sup>2</sup> 筆者田野訪問調查。

<sup>3</sup> 楊曲昌，〈塹港富美宮之祭祀圈演變探討〉《臺灣人文》（臺灣師大人文教育研究中心，臺北，1998）第2期，75-200頁。

<sup>4</sup> 所謂「行水區」在《水利法施行細則》（民國79年3月16日修正公布）的第一百四十二條中定義如下：1.已築有堤防者，為兩堤之間之土地；2.未築有堤防者，為尋常洪水位達到地區之土地。

<sup>5</sup> 韋煙灶，〈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地理研究報告》，第29期（臺灣師大地理系，臺北，1998）第87頁。



傳統社會所遺留下的「文化殘丘」景觀，仍然十分顯著，就地理景觀而言，可謂傳統與現代並存，這種地理景觀特質有利於野外調查及對比研究的進行。本文所探討的時間脈絡，起自於土地拓墾之初迄今而止。

富田芳郎認為地理學的重要研究目的，在詮釋地表的區域性差異。而一地的地域性，主要透過該地的景觀而具體的呈現出來。既然景觀為人地交互作用結果在地表的呈現，因此，他認為以地表的景觀為對象或手段，以探索一地的地域性是一項有效的研究方法。對於景觀的研究，他特別強調三點：（1）景觀的研究應始於地圖式的觀察；（2）觀察的重點應擺在景觀的調和，即所謂「調和景觀」；（3）探索「調和景觀」，應對構成景觀的各要素作綜合性的觀察，並探究這些要素之間的有機關係<sup>7</sup>。

1955年Steward提出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的研究法，其基本假設是：在特定的環境狀況下，利用特定的開發技術和組織，加諸於一個群體的社會組織，將形成一定的「文化核心」（制度的型態），特別強調社會文化組織是適應環境的過程。此方法設定三個分析步驟，首先分析環境和開發的關係；其次為分析開發環境所涉及的人類行為類型；最後探討這些行為類型和其他文化特徵的關係<sup>8</sup>。

Duncan, O. D.於1976年提出「生態複合體」（Ecology complexity）研究觀點來強化論點。所謂的生態複合體（Ecology complexity）的研究方法，認為所謂生態系意指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存在於生態複合體中的四大成分：人口（Population）、技術（Technology）、組織（Organization）與環境（Environment）（簡稱POET）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關係<sup>9</sup>。本區的區域結構完整，可視為個一生態複合區，在這

---

<sup>7</sup> 施添福，〈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臺北，1993）第159頁。

<sup>8</sup> 施添福，〈地理學中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研究主題〉《地理研究報告》（臺灣師大地理系，臺北，1980）第211-219頁。

<sup>9</sup> 陳惠滿，〈北投聚落景觀變遷的研究——人文生態觀點之探討〉（臺北：臺灣師大地理學研究所碩論，1998）第5頁。

四大因素相互依賴、相互影響之下，對本區具有不同程度的塑造力。日本地理學者滿田久進一步對生態複合體提出修應正模式，滿田認為：

一個村落社會體系面對經常變化的外部環境，村落爲了存續、發展，自身的社會組織、技術、文化、人口、自然環境，一方面要變動，一方面也要適應環境。所以外部環境和村落社會是相互影響且動態變化。

亦即將內、外部環境分離，以互動回饋方式連結內外關係，形成一種動態的生態複合體模式。<sup>10</sup>

透過對人地關係（man-land relation）理論架構的澄清，本文所設定之基本假設爲：本區在：（1）內部環境基本構造及（2）外部環境變遷的雙重影響之下（前者包括：自然環境、族群及方言、區位等；後者包括：社、經環境變遷、機場興建、海埔地開發、水利工程（防風林、河海工程、灌溉工程），探討透過上述之「人—地辯證關係」（dialectic of man-land relation）的運作下，形塑聚落景觀的主要動力爲何？<sup>11</sup>。

本文具體的研究目的有三：

- 1.分析本區聚落的區位特性。
- 2.探究形塑本區聚落景觀的主要動力。
- 3.釐清本區之人地關係形式。

---

<sup>10</sup> 同註9，第6-7頁。

<sup>11</sup> 張智欽，〈宜蘭自然環境特徵與人地關係〉《宜蘭社區大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社區大學，宜蘭，2003）第133-13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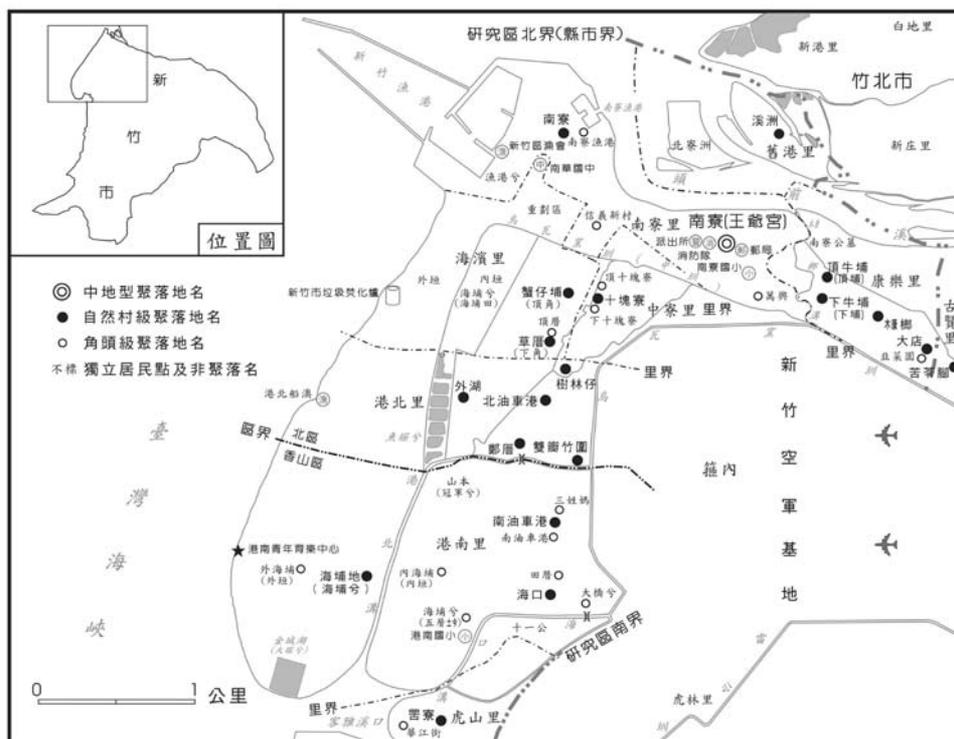


圖2、南寮地區2004年之聚落分布及階層性

資料來源：實地調查

## 二、土地的拓墾與傳統聚落的形成

新竹市古稱竹塹，原為道卡斯族竹塹社民所居之地。康熙23年（1684），臺灣為清廷佔領，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理論上，本區應歸屬府下之諸羅縣。康熙36年（1697）郁永河奉命來臺到北投採硫磺，途經竹塹留下一段紀錄：（郁永河著《裨海紀遊》）：

自竹塹迄南嵌（在今桃園蘆竹）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

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逐隊行，甚夥。…既至南崁，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居也。…故至今大肚（今臺中大肚）、牛罵（今臺中清水）、大甲、竹塹，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視為畏途<sup>12</sup>。

康熙56年（1717）出版的《諸羅縣志》中描寫竹塹到南崁的地理景觀：

竹塹過鳳山崎，一望無蕪；捷足者窮日之力，乃至南崁。時有野番出沒，沿路無邨落，行者亦鮮；孤客必倩熟番持弓矢為護而後行。野水縱橫，或厲、或揭，俗所云九十九溪也。遇陰雨，天地昏慘，四顧淒絕；然諸山秀拔，形勢大似漳、泉。若碁置邨落，設備禦，因而開闢之，可得良田數千頃<sup>13</sup>

就兩文中所描述，遲至康熙末年，竹塹地區大致是草原的景觀，除了竹塹社在此插竹為籬而居，逐獸捕鹿與游耕之外，是一片荒蕪人煙稀少之景象；本區當然亦屬草萊未闢的蠻荒之地，或者部分土地根本尚未陸化沼澤溼地。

雍正元年（1723）分諸羅縣虎尾溪以北之地設彰化縣，同時在大甲溪以北設淡水海防廳（辦公地點附署於彰化縣衙），雍正9年（1731）分彰化縣大甲溪以北設淡水廳<sup>14</sup>，廳治遷移設在竹塹，此為新竹成為行政中心的開始。其後140餘年間，本區的行政歸屬一直不變。光緒元年（1875）全臺設2府8廳，北臺設臺北府，光緒13年（1887）正式設省，本區均歸臺北府下新竹縣竹北一堡（又稱竹塹堡）管轄<sup>15</sup>。

<sup>12</sup>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台中，1996）第22、36頁。

<sup>13</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國防研究院，臺北，1968）第279頁。

<sup>14</sup> 前者屬分防廳形式；後者屬常設廳形式。分防廳及常設廳之差異，請參韋煙灶，《鄉土教學與教學資源調查》（臺灣師大地理系，臺北，2002）第163頁。

<sup>15</sup> 王世慶，《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沿革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1991）第34-144頁。

## 1. 頭前溪口兩岸一帶（萃豐庄之部份）

鳳山溪與頭前溪兩溪出海口間的範圍，包括舊港、白地粉、新庄子、溪州、麻園（以《臺灣堡圖》上之行政村〔庄名或大字名〕名為準，臺灣堡圖之稱呼，以下敘述逕以「堡圖」稱之）（只有舊港在本區）等，為雍正7年（1729）汪東文（按：應為汪文東）所墾殖<sup>16 17 18</sup>。頭前溪南岸的大店、苦苓腳相傳為汪淇楚墾戶於康熙末年所墾殖（萃豐庄部份）<sup>19 20</sup>，兩汪所墾之地在雍正13年（1735）以後稱為萃豐庄<sup>21</sup>。

## 2. 隆恩庄（南庄之部份）<sup>22</sup>

康熙50年（1711）前後，泉州府同安縣人王世傑率子姪鄉親百餘人入墾竹塹東門街至暗街仔（以今日新竹市東前街36巷為中心）一帶，繼向北、西發展，而於康熙末年，在今新竹市東勢以西，頭前溪以南，客雅溪以北的新竹平原區，建立南庄24個聚落和北庄13個聚落<sup>23</sup>。南庄之地在康熙末年間歸於王佐掌管，於乾隆初年，王氏子孫因分管大租權發生糾紛，訴諸於官府，經數年仍無法解決，最後將爭端的大租權賣給臺灣城守備營，而更名為隆恩庄（或稱隆恩南庄、隆恩息庄，簡稱息庄）<sup>24</sup>。臺

<sup>16</sup> 盛清沂，〈新竹、桃園、苗栗三縣地區開闢史（上）〉，《臺灣文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1981）第31卷，第4期，第164頁。

<sup>17</sup>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1834-1895）〉（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臺北，1986）第13頁。

<sup>18</sup> 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墾區庄」：萃豐庄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第39卷第4期（臺灣風物雜誌社，臺北，1989）第40-41、58頁。

<sup>19</sup> 黃奇烈，〈新竹市文獻採訪錄〉，《新竹縣文獻會通訊》，第17號（新竹縣文獻委員會，新竹，1954）第6頁。

<sup>20</sup> 陳國川，〈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八）：新竹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1996）第150頁。

<sup>21</sup> 同註18第41頁。

<sup>22</sup> 臺灣地區取名「隆恩（庄）」的地名〔或水圳名〕，皆屬駐臺綠營之土地（即以駐臺部隊為地主），供作部隊給養之需。字義上，「隆恩」係取謝主隆恩，以為皇恩澤民之意。同註14，第94、350頁。

<sup>23</sup> 同註16第160頁；同註17第6頁；同註20第17頁。

<sup>24</sup> 陳金田譯，〈臺灣私法（第一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1990）第230頁。

灣城守營獲得竹塹南庄的大租權後，憑藉官營的優勢，持續擴張領域。乾隆末年時，隆恩庄已大為擴展，其範圍北起自頭前溪南岸的糠榔，南至鹽水港溪（今鹽港溪）北岸間的沿海地帶<sup>25</sup>。

以堡圖上的小字聚落為準，包括：糠榔、亮（hut<sup>8</sup>）湖、田庄、下過溝子、萬興、南寮、十塊寮、蟹仔埔、草厝、樹林（ham<sup>5</sup>）仔、外湖、雙寬（huan<sup>1</sup>）竹圍、北油車港、南油車港、下罟寮、海口南岸的大店屬萃豐庄<sup>26</sup>，故基本上，本區可以視為「南庄之地」，整個發展與後來之隆恩庄的脈動息息相關。其次，本區合計有21個小字聚落，分屬舊港、糠榔、十塊寮、油車港及楊寮5個大字。

<sup>25</sup> 新竹沿海隆恩庄擴張的事實與其所屬的領域，可由以下的史料得知：

1. 「虎仔山庄的隆恩租地本來為張合顯所有，因與相鄰地業主發生糾紛，結果被官府沒收充為隆恩租地」（參註24，第231頁）。
2. 「臺灣城守營參將府，…於雍正十三年，向石邦瑞等置竹塹南庄水田三百一十一甲五分，旱田六五甲五分，並草埔、山崙、港渡等處。…東至隙仔山口山上車。…西至海，南至黃顯郎屋南山腳；北至上崙莊、下崙莊各厝前往港口渡頭車路為界。…前據管莊把總黃三達查稟，買息莊界內有鹽水港海墘一帶荒埔，東至山，西至海，南至鹽水港溪，北至香山莊飯店前熟園止，堪以開墾。及南勢莊魚寮厝溪畔有小港一口，土名中港仔堪築魚塢。…未具有人投墾。…茲據竹塹莊民陳璋琦具呈認佃，愿自備資本僱工前往開墾。…。（乾隆三十七年二月 日給）」。  
參見：（1）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第992-993頁；（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第456-45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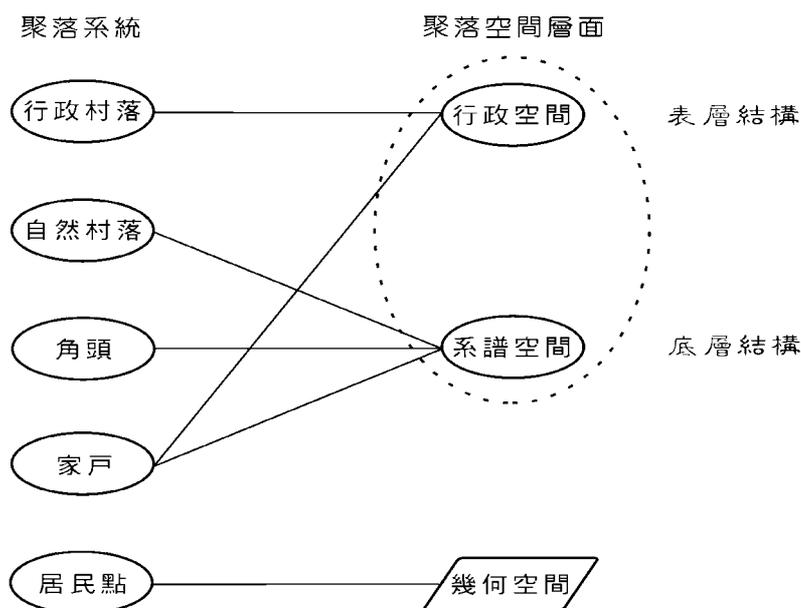
作者按：按地名、方位、地形與《臺灣私法物權篇》中另兩篇字契的內容推斷，「中港仔」之座落似為下洋寮、瓦厝、罟寮等處（今新竹市虎山里罟寮一帶）。（參見：同上註之（2）第936-939頁）也就是說陳璋琦所請墾之地，是兩處不連續的地區。若說中港仔在罟寮一帶，則罟寮之開發年代應當就在乾隆37年（1772）前後。

<sup>26</sup> 依上述黃奇烈（1954）與盛清沂（1981）的說法，南庄24個聚落包括：小南勢、拔仔林、瓦厝、浸水、中庄、虎仔山、樹仔腳、上下羊寮（羊寮）、田庄、雙寬竹圍、南、北油車港（油車港）、下罟寮、海口、外湖、糠榔、十塊寮、蟹仔埔、南寮、大南勢、上、下九甲（九甲）、上、下沙崙（沙崙）、上、下六甲（六甲）、蘆竹浦、吉羊崙（細明體字者位於本區）。（參見：註16、19及註20）然而，據作者的研究顯示：黃文與盛文中所列舉的24個庄名，可能由臺灣堡圖上的小字拼湊出來的，然其分佈的範圍應當與上述聚落相去不遠。（參註5第70頁。）

### 三、聚落之階層性及其變遷

#### 1. 聚落的階層關係

日治時期臺灣之土地調查事業於明治38年（1905）結束，土地登記亦自次年開始，也就是說，地籍與戶籍在明治39年（1906）以後才有一致的指稱系統；然而在此之前，日本官方所用的戶籍系統，乃是沿襲清代以來的土名，為其最小的行政系統。大正九年（1920）以後臺灣最小的行政單位為大字或小字，分析各大、小字聚落系統的結果，一個小字下含數個土名，一個土名下又可分化成數個角頭，角頭之下為家戶，居民點以集村或散村展現聚落的幾何空間型態<sup>27</sup>。



資料來源：轉繪自楊幸雪，1995：63，同註27。

圖3、臺灣聚落空間的組織意象

<sup>27</sup> 楊幸雪，《漢人血緣聚落的分化與整合：以彰化縣溪湖鎮湖仔內地區為例》（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1995）第61-62頁。

## 2.自然村的指標—土地公廟

潘朝陽認為明的「里社」，已是後來村莊土地公崇拜的穩定結構，其土地神，一方面是村莊的土地生養功能的象徵；一方面則又成為村莊社區及其空間領域的「神聖中心」。土地神之祭祀範圍與「里」生活範圍之吻合，即古代「里社」的基本空間形式。<sup>28</sup>史籍所記載的社是指土地神，里是基層聚落，社里則是相依存在的。

林美容認為：「臺民每以廟宇來組織地方社區，土地公廟即用以組織最底層的地方社會——聚落，由土地公廟不只可以定義一個聚落的範域（territory），而且可看出聚落內人群組織與活動樣貌。<sup>29</sup>」許淑娟也提到類似的論點：「村落（自然村）祭祀圈之空間分布，所顯示的意義為：在拓墾過程中，當先民形成聚落意識後，基於信仰之宇宙觀，所以共同奉祀土地公（或家鄉神明）。奉祀土地公是村莊與土地關係密切之表現；奉祀家鄉神明意味人群的結合更加鞏固<sup>30</sup>」。

按土地公的守護區位，可以將之區分為：田頭（田尾）土地公、庄頭（境頭）土地公、圳頭（埤圳）土地公、守墓土地神（后土）<sup>31</sup>。在本區並未見到田頭及圳頭土地公，其次，守墓土地神與聚落無關，可以排除。不過二個特徵倒是相當顯著，就是：絕大部分的土地公廟位於聚落邊緣（庄口）或庄外田間；絕大部分座西方向朝東北、東南或東，面向水源地（水圳），「把水尾」守護村莊的態勢十分顯著<sup>32</sup>。故本區內的土地公廟，可視為庄頭土地公與圳頭土地公的混和體，亦即兼具屬圳頭土

<sup>28</sup> 潘朝陽，《臺灣傳統漢文化區域構成及其空間性——以貓裡區域為例的文化歷史地理詮釋》（臺灣師大地理系博士論文，臺北，1994）第244頁。

<sup>29</sup> 林美容，〈聚落的指標——土地公廟：以草屯鎮為例〉，《臺灣風物》（臺灣風物雜誌社，臺北）第71頁。

<sup>30</sup> 許淑娟，《蘭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1991）第77-78頁。

<sup>31</sup> 同註14，第124-125頁。

<sup>32</sup> 研究區直接面向河川的土地公廟只有舊港里安瀾宮，從廟名即可瞭解村民的企求。

地廟的性質。

本區並未見超行政村祭祀圈的土地公廟；其次，本區距離都市不遠，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及湖口工業區，就業機會充裕，尚無人口外流到致使村落空洞化，土地祠無人祭祀而形成土地公「合祠辦公」的現象，特殊區位土地公廟只有草厝之「福德石頭公」。排除少數特殊區位土地公廟的干擾混淆，本區屬「里社」（自然村）性質的土地公廟共有15間土地公廟。檢視其與小字聚落的相容性，祭祀圈及廟名可與小字對應的有11間（73.3%），可見本區小字所反映之底層聚落地理系統，到目前仍然大部份適用。

表1、南寮地區的土地廟及其地理區位特性（由北而南排列）

建廟地點	廟名	初建年代	祭祀圈	區位及座向	備註
古賢里 (大店)	古賢福德宮	距今百年以上	康樂里及古賢里大店聚落	南(面向烏瓦窯圳)	原位於頭前溪岸邊，後再受道路計畫影響遷現址。該廟雖位於現今古賢里，但從相關牌匾題字人均為康樂里之地方領袖，而非古賢里的地方耆老。
康樂里 (糠榔)	康福宮	距今百年以上	康樂里糠榔聚落	庄口，南(面向烏瓦窯圳)	1990年改建遷現址，但與原址相近。
舊港里 (溪州)	安瀾宮	距今百年以上	舊港里全里	村莊中心，西南(面向頭前溪)	舊港為頭前溪之河口沙洲，「安瀾」二字反映對該土地廟的庇佑波濤及洪泛平息的期望意向。
康樂里 (頂牛埔)	聚福祠	距今百年左右	康樂里頂牛埔	東(面向糠榔溝)	當地人已經將頂、下牛埔簡稱頂埔及下埔。頂埔北側東大路一帶為1938年田庄(機場遷村)移入之居民。
南寮里 (王爺宮 & 萬興)	南寮福德宮	距今120年以上	南寮里王爺宮(含萬興)聚落	東南(面向烏瓦窯圳)	廟誌記載：本處舊地名萬興，源系清朝時代至今已百餘年歷史。可見王爺宮聚落與萬興已經合而為一，而王爺宮之地名已凌駕萬興。
南寮里 (南寮)	南寮福德宮	距今50年以上	南寮里南寮聚落	東(面向頭前溪)	位於南寮漁港(舊漁港)西側。
中寮里 (十塊寮)	中寮福地	距今百年以上	中寮里全里	東南(面向烏瓦窯中圳)	1963年改建。位於十塊寮聚落之最北端，面向烏瓦窯圳之支圳。

海濱里 (草厝)	福德宮	距今 30 年以上	海濱里全 里	庄外農田，東 (面向烏瓦窯支 圳)	廟址遷移過，新廟落成距今 30 年左 右。
海濱里 (草厝)	福德石 頭公	1990 年	草厝聚落 之一隅	南	為石頭公崇拜所轉化之土地廟，祭祀 圈非整個聚落，不宜歸類為庄頭土地 廟。
港北里 (樹林仔)	港北福 德祠	距今 120 年以上	港北里樹 林仔聚落	庄口，東南(面 向烏瓦窯支圳)	為一座 1.5 米見方之小祠。
港北里 (北油車 港)	福德宮	距今 120 年以上	港北里北 油車港聚 落	庄外空地，東北 (向烏瓦窯圳)	本土土地廟位於聚落外空地而非聚落 邊緣。
港北里 (鄭厝)	港福宮	距今約 40 年	港北里鄭 厝聚落	庄口，東南(面 向烏瓦窯圳)	原有小土地祠為東北向，新廟改為向 東南。
港北里 (雙寬竹 圍)	雙福地 寬	距今 120 年以上	港北里雙 寬竹圍聚 落	庄口，東南(面 向烏瓦窯圳)	祭祀圈包括延平路東側新興聚落。
港南里 (南油車 港)	福德祠	距今 120 年以上	港南里南 油車港聚 落	庄口，東南(面 向烏瓦窯圳)	福德祠所在地點位於日治時期下厝 寮小字內，目前下厝寮地名已經不用 了。
港南里 (海口)	福德祠	距今 120 年以上	港南里海 口聚落	庄口，東南(面 向雷公圳)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

表2先將「廟仔」形式的小廟排除在村廟之外<sup>33</sup>，也剔除土地公廟，理由是本區的土地公廟均屬於廟仔格局，且未見超行政村祭祀圈的土地公廟。其次，根據臺灣民間信仰的特性，庄頭改信奉神格較高的神祇成為村廟，村廟之中必定留有土地公的神位。所以，即使該聚落僅有村廟而未見土地公廟，等同於村廟取代了土地公廟的功能，這樣的聚落自是應歸類於自然村。(1) 有土地公廟之聚落、(2) 聚落所在地有自然村級以上之村廟，或者(3) 現存地名仍沿用日治時期小字名者，以此三個

<sup>33</sup> 研究區內民眾所稱之「廟仔」的格局大致為：僅有一扇門，門面寬度及縱深均不大超過3m，屋高不過2m。研究區內的應公廟頗為常見，但這裡的應公廟均屬「廟仔」格局，而祭祀圈多半屬於獨立居民點或角頭級規模，排除它對於村廟的界定就好處理多了。一般村廟通常具備三川門，廟身及廟埕佔地寬闊，自是需要較多的財力興建及維護，是角頭級以下聚落居民的能力較難以達到的，故本文將廟仔形式的廟宇排除在村廟之外。

原則來作為自然村判定的依據。對照表3，僅有「海埔地」不符合這三個原則，可解釋率達到94.1%（16/17）。

### 3.本區各自然村聚落的更迭及變遷

從日治初期（以小字聚落為主）到現今（以村廟及土地廟有來無確認）一百餘年間，本區內聚落及行政區劃的更迭，整理如表3所示。百餘年來，本區之自然聚落，其變遷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

- (1)聚落因機場遷村完全消失或部分消失：完全廢庄的有糠榔大字之下過溝仔及田庄；楊寮大字之上洋寮、下洋寮及瓦厝。部分消失的有十塊寮大字之十塊寮；糠榔大字下的萬興、糠榔、大店、鳧湖；油車港大字之雙寬竹圍；楊寮大字之南油車港等聚落。
- (2)因河道變遷使聚落更替：十塊寮大字下之船頭小字一部份沒入溪中；另一部份變為南寮公墓。其西邊約500m處的塚地，反而因為佔據地利，逐漸發展成本區唯一的中地型聚落——王爺宮<sup>34</sup>。
- (3)因機場遷村使聚落發生重組（圖1及表4所示）：如楊寮大字之南油車港，因部分位於機場內而遷至下罟寮，兩個聚落合而為一，下罟寮地名為南油車港喧賓奪主，已逐漸被當地人遺忘。糠榔大字下之萬興小字逐漸為王爺宮所涵蓋，降為角頭級聚落。至於萬興小字，則降根據「南寮福德宮」廟誌記載：「南寮福德宮（舊地名萬興）源系清朝時代至今已百餘年歷史…。」透露萬興及王爺宮兩個聚落已經合而為一的端倪；此外，陳國川（1996）也提及「…萬興地名亦因而漸漸被遺忘」<sup>35</sup>。
- (4)聚落更名：糠榔大字下之鳧湖更名為牛埔，牛埔則分化為頂牛埔（頂埔）及下牛埔（下埔）兩個自然村。臺灣堡圖上有鳧湖聚落而無牛埔，現今卻只聞牛埔而不知有鳧湖。牛埔聚落在《新竹縣采訪冊》中

<sup>34</sup> 從堡圖上的圖例上觀察，王爺宮聚落所在範圍仍是一片塚地，故王爺宮聚落之成莊當不足百年。南寮地區居民為了區隔南寮漁港所在的「南寮」聚落，而將此新興聚落稱為「王爺宮」，顧名思義取自三王爺宮（現稱「塹港富美宮」），外地人則稱統南寮。（田野調查資料）

<sup>35</sup> 同註20第147頁。

已有頂牛埔及下牛埔的庄名<sup>36</sup>，目前仍沿用這種稱呼。南寮國小後方之〈開鑿烏瓦窰塹誌〉碑文中記載前清歲貢彭廷選生平事蹟<sup>37</sup>，彭廷選著有《鳧湖居筆記》四卷及《傍榕小築詩文集》傳世，若《鳧湖居筆記》為彭廷選自己取名，則鳧湖聚落在清咸豐年間已經存在。因此，牛埔與鳧湖應是一個聚落的兩種稱呼或新地名取代舊地名的情況。

- (5)新興聚落：又可區分為兩類，其一為海埔地開發所形成之新興聚落，如罟寮及海埔地；另一為聚落分化所產生之新興聚落，如鄭厝、頂牛埔（頂埔）、下牛埔（下埔）等。海埔地所涵蓋的空間範圍相當廣袤，土地開發及居民組成具有一定的獨特性<sup>38</sup>；區內已經出現涵蓋自然村、角頭、獨立之小居民點等3層地名階層結構（參見圖2）；附近村莊居民已經約定俗成地使用這個地名。雖然尚未發展出自己的土地公廟或村廟，未形成獨立的村落意識，但仍應將之視為自然村聚落。牛埔的分化與南寮地區之幹道——東大路修築的切割有關；鄭厝為鄭姓絕對優佔之單姓聚落，聚落形成年代約在道光初年。人丁旺盛<sup>39</sup>及處於具有陸

<sup>36</sup>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臺北市，1968）第63頁。

<sup>37</sup> 〈開鑿烏瓦窰塹誌〉為天祿（開闢始祖彭子安之父）派下19世孫玉振及20世孫炳章，於1974年所撰刻，碑文中對彭廷選開鑿烏瓦窰圳之貢獻有詳細的記述：「烏瓦窰塹之開鑿乃彭公廷選之德，澤我海口宗親至今感念。彭公廷選字祖澤，竹塹棟榔莊人…生於清道光甲申（1824）年，三月卅日，同治丙寅（1866）年八月二十五日去世…著有《鳧湖居筆記》四卷及《傍榕小築詩文集》傳世。…供既絕仕途之念，乃一心捐輸造福桑梓，時海口一帶常苦乾旱，種植匪易，公於縣北四里處鳩工開鑿烏瓦窰圳，自金門厝溪引水瀦為陂，南行一里至過溝仔莊，又二里至田莊，二里至雙園竹園。又於故溝仔莊分圳西北行一里許至萬興莊，折而南行二里許至頂油車港莊，灌溉田畝96甲。自此荒埔曠野變易為沃土良田，海口鄉親之有今日，皆公之恩惠，特為文誌之以為後人存念。」。參彭氏族譜編修委員會，《彭氏族譜》（彭氏祖祠管理委員會，新竹，1965）第60頁）

<sup>38</sup> 海埔地是光復後才開發的新生地，面積約有4平方公里，其聚落形成最晚。按其開發年代，於1959年開發的「新竹海埔地實驗區」（內海埔）；1966年所開發的「新竹海埔地北區」（外海埔）。海埔地內的聚落分為好幾個居民點：冠軍食品公司西側的民居點稱為山本；港南國小北側一帶，海埔地未開闢前稱為「五層坵」（go7-can3-gim5），現稱「海埔兮」，兩處居民均為1960年移入的客家人；港南國小南側及西濱公路兩側大抵為客家人與1980-90年間移入中南部移民混居的狀態。（參註6，第48頁）

<sup>39</sup> 據《港北鄭氏家譜》，為手抄生庚簿，作者及撰寫年代不詳。

化潛力的區位，是鄭厝能在不長的時間內發展成自然村的重要原因。

#### 4. 行政村及區域級地名的階層性

本區之自然村級以上的地名階層可分為：自然村地名、行政村地名、區域地名等三個階層。由於本區未發展出超行政村的聚落，故這三個階層中，後者均可以包含前者。

(1) 區域級地名系統及中地型聚落：本區之超行政村（區域）級的地名只有一個：南寮。本區是以王爺宮聚落為節點所構成的節點區域。本區在1921-1940年間設置舊港庄，舊港之名起源於「竹塹舊港」的簡稱，溪州為頭前溪河口沙洲，該聚落在清代斷斷續續為竹塹港的泊地，清末至日治中期一直為竹塹港主要泊地，從清代中葉以後一直為繁榮的港市，也是舊港庄役場所在地。在日治中期以前，本區的區域級地名被慣稱為「舊港」而非「南寮」，所對應的中地型聚落為溪州，而非王爺宮。昭和7年（1932）竹塹港廢港、昭和16年（1941）舊港庄取消，庄役場隨之廢止。日治時期除戶簿資料顯示，舊港派出於昭18年（1943）改櫻派所映整本暄區域核心已經移轉到新興的王爺宮。從日治中期到現在，本區之區域級地名及中地型聚落，均經過微妙的轉換。今日之王爺宮，除了擁有本區位階最高的廟宇——富美宮作鎮象徵外，銀行、郵局、小學、公有市場、派出所、超市、診所及消防隊等公部門及各型服務業均匯集於此，王爺宮已發展成為南寮地區的中地型（Central place type）聚落。

(2) 行政村級地名系統：日治時期及目前本區之行政區的隸屬請參見表4所示。康樂里轉化自糠榔大字、港北里轉化自北油車港大字。海濱里及港南里的前身雖然不是大字行政區，但從日治時期的《土地申告書》以及派出所的《除戶簿》、《戶口調查簿》檔案，均將蟹仔埔（含草厝）及南油車港（含海口），分別自十塊寮大字及楊寮大字獨立出，自成一冊；更早出版的《新竹縣采訪冊》則已同列十塊寮庄與蟹仔埔庄<sup>40</sup>。舊港里轉化自舊港大字的溪州小字，是竹塹港及舊港庄役場所在

<sup>40</sup> 同註36，第84頁。

地，聚落呈現典型之集村型態。光復初期為竹北鄉舊港村，1953年4月1日改隸新竹市迄今。舊港里所在是一個島嶼，加上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行政區劃自成一格。較為例外的是南寮里，南寮里繫自糠榔及十塊寮劃分出來，由原為人口最少的里，受惠於位於交通樞紐位置，如今反成為人口多、密度最高的行政村。故本區現今之行政村空間結構，大體仍反應日治時期行政村（大字）級行政區的空間結構。

表2、本區非「廟仔」格局之村廟及其祭祀圈（由北而南排列）

建廟地點	廟名	初建年代	主祀神	信仰類型	祭祀圈	備註
康樂里 (糠榔)	北極佑聖宮	2004年	玄天大帝	聖賢崇拜	康樂里之糠榔	由神壇轉化而立廟。有產權糾紛，故建廟時程受到延誤。
康樂里 (下牛埔)	保安宮	1966年	保生大帝	(1)聖賢崇拜 (2)原鄉神祇 (3)祖先崇拜	康樂里之牛埔及糠榔	同安祖籍地神祇(捐款芳名錄記載「金身臺礁渡海來臺」)
南寮里 (南寮)	南寮慈聖宮	距今百年以上	媽祖	(1)聖賢崇拜 (2)原鄉神祇	南寮里之南寮	有外五營配置。1969年新廟落成。原祀孫真人，早年名孫真人壇。
南寮里(信義新村)**	信義廟	1955年前後	觀音佛祖 關公	(2)通俗佛教 (3)原鄉神祇	信義新村	信義新村為大陳島移民村，信義廟居民之信仰中心，與外界的隔離感強烈。
海濱里 (蟹仔埔)	新竹代天府	1969年	五府千歲	(1)靈魂崇拜 (2)原鄉神祇	海濱里全里	隨移民自原鄉奉祀來本地。
港北里 (北油車港)	港清宮	2004年	清府王爺 二公子	(1)靈魂崇拜 (2)原鄉神祇	港北里	該廟之興建獲得行政院文建會及地方政府之補助。
港南里 (南油車港)	順天宮	1946年	石明公 (石明仙祖)	自然崇拜	港南里	偶發神蹟顯靈而建廟，漸漸轉為港南里的村廟
虎山里 (罟寮)	指澤宮	1996年	廣澤尊王	(1)聖賢崇拜 (2)通俗佛教	虎山里之罟寮(含華江街)	神壇請出建廟，華江街為1970年代填海形成之新興聚落。

\* 表中「原鄉神祇」係指「廟宇之主神『直接』來自原鄉」，臺灣各地廟宇或神壇分香則不列入。

\*\* 國府於1953年2月自大陳撤軍時，隨同島民之一群，在南寮所建立的大陳移民村稱為「信義新村」。移民村原建於今南寮公墓旁，由於洪水為患，乃請當時政府覓地建村，建於今址，居民之主要祖籍地為浙江省溫嶺縣上大陳島。(韋煙炆，2004：109)由於信義新村並不是「自然發生」的聚落，居的維生方式未必與土地發生關係，加上其略顯封閉及面積狹小等地理特性，故本文認為將其聚落視為「角頭」等級較為恰當。

資料來源：實地調查。

表3、南寮地區各聚落行政區劃歸屬的更迭及聚落之變遷

設廳時期	(竹北一堡)																				堡			
	樹林頭區										香山區										區			
舊港	糠榔庄					十塊寮庄					油車港庄					楊寮庄					名			
	船頭溪州	大店	糠榔	船頭	晃湖	田庄	下過溝仔	萬興	南寮	十塊寮	蟹仔埔	草厝	無	外湖	樹林仔	雙寬竹圍	北油車港		下洋寮	上洋寮	無	海口	下厝寮	南油車港
大正9年設州時期	新竹郡																				郡			
	舊港庄										香山庄										街庄			
舊港	糠榔大字					十塊寮大字					油車港大字					楊寮大字					大字			
	船頭溪州	大店	糠榔	晃湖	船頭	山庄	下過溝仔	萬興	南寮	十塊寮	蟹仔埔	草厝	外湖	樹林仔	雙寬竹圍	北油車港	無	下洋寮	上洋寮	無	海口	下厝寮	南油車港	小字
昭和16年設州時期	新竹市																				市			
	新竹市																				街庄			
舊港	糠榔大字					十塊寮大字					油車港大字					楊寮大字					大字			
	船頭溪州	大店	糠榔	晃湖	船頭	田庄	下過溝仔	萬興	南寮	十塊寮	蟹仔埔	草厝	外湖	樹林仔	雙寬竹圍	北油車港	瓦厝	下洋寮	上洋寮	無	海口	下厝寮	南油車港	小字
民國35年新竹市時期	新竹市																				縣市			
	西區										香山區										區鄉			
舊港村	康樂里		河道變化消失		併入機場廢庄		南寮里	中寮里	海濱里	港北里			楊寮里		港南里			行政村						
	溪州	大店	糠榔	牛埔			王爺宮	南寮	十塊寮	蟹仔埔	草厝	外湖	樹林仔	雙寬竹圍	北油車港	瓦厝	下洋寮	上洋寮	無	海口	南油車港	自然村		
縣轄新竹市時期	新竹縣																				縣			
	新竹市										香山鄉										市鄉			
舊港村	康樂里		河道變化消失		併入機場廢庄		南寮里	中寮里	海濱里	港北里			虎山村	導機場興建寮村及廢建	港南村			行政村						
	溪州	大店	糠榔	牛埔			王爺宮	南寮	十塊寮	蟹仔埔	草厝	外湖	鄭厝	樹林仔	雙寬竹圍	北油車港	厝寮		海埔地	海口	南油車港	自然村		
省轄新竹市時期	新竹市																				市			
	北區										香山區										區			
舊港里	康樂里		河道變化消失		併入機場廢庄		南寮里	中寮里	海濱里	港北里			虎山里	併入機場廢庄		港南里			行政村					
	溪州	大店	糠榔	牛埔			王爺宮	南寮	十塊寮	蟹仔埔	草厝	外湖	鄭厝	樹林仔	雙寬竹圍	北油車港	厝寮		海埔地	海口	南油車港	自然村		

註：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分為置縣（1896-1901）、設廳（1901-1920）及設州、廳（1920-1945）三個階段，置縣時期本區曾先後隸屬於臺北縣新竹支廳及新竹縣轄下之新竹辦務署（轄原竹北一堡之西半部），由於此時期行政區劃變動頻繁，本表不列出說明。竹北鄉舊港村於民國42年4月1日改隸新竹市。

資料來源：王世慶（1991）：156-160、170-171、212、232、251、291-292、321-322、365、395-396、452；田野調查：新竹北區戶政事務所日治時期戶政檔案。

表4、1968年以前位於新竹機場內的聚落名稱  
（以日治時期大、小字為準）

大字名	十塊寮	糠榔	苦苓腳	北油車港	楊寮
小字名	十塊寮(小部分)	田庄、下過溝仔(全部)、萬興、糠榔、大店、覺湖	下過溝仔(全部)、苦苓腳(部分)	雙寬竹圍(絕大部分)	上羊寮、下羊寮、瓦厝(全部)、南油車港(部分)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圖2所示）對照《臺灣堡圖》。

#### 四、自然環境變遷與聚落發展的關係

##### 1. 本區沿海地區在拓墾之初處於農業氣象條件的邊陲性

新竹平原的形狀為喇叭狀，平原沿海地區位於喇叭之開口，缺乏地形屏障，冬半年（10-4月）期間東北季風長驅直，農曆九月起的颯起的「九降風」，風勢尤為強勁。由於冬、春季節氣溫較新埔、關西、竹東等地的內陸河谷平原為低，風速也較大（表4所示），農業氣象條件自市不如內陸之河谷平原區，這可從本區早冬水稻栽培時程較其他新竹內

陸地區晚約10-15日間接印證<sup>41</sup>。其次，根據陳春泉、郭鴻裕（1991）的研究：「彰化一帶之稻作收成，在1927-31年統計，以強風不常到之山麓地帶平均收量為100%，季風較弱之中部地帶為96%，季風最強之沿海僅80%，二期作則更加明顯，沿海區產量僅達63%」<sup>42</sup>。

表5、新竹與南寮氣候之比較

	平均風速 (m/sec)	皿蒸發量 (mm)	降水量 (mm)	平均最高氣溫 (°C)	平均最低氣溫 (°C)
南寮	4.50	1550.8	1495.0	24.60	20.30
新竹	3.05	1374.5	1768.5	25.85	16.94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編之《氣候年報》與水利局編《海岸水文年報》

本區土壤按農業試驗所出版的1/25,000土壤圖土壤分類，皆歸屬於成土較晚的砂、頁岩母質新沖積土。以港南里為例（參見圖2），土壤分類上分屬油車港（Hyk）系與海埔地（Hd）系兩個土系（soil series）<sup>43</sup>。海埔地系分布於濱海公路以西地區，土體（solum）厚度多在0.5公尺以內；油車港系則分布於濱海公路與機場間。由於每年帶領學生實習，作者曾多次實地開挖兩地土壤剖面（soil profile），其土壤性狀如表6所示。港南里因地下水面（water table）多位於地面下0.4~0.7公尺處，欲與容易積水，故為排水不良的濕性土壤；相對於新竹內陸地區，除了地下水充足外，就土性而言，肥沃度低，尤其是鹽分過高（海埔系的電導度超過

<sup>41</sup> 據新竹農田水利會簡報（1995）與作者調查。

<sup>42</sup> 陳春泉，〈新竹、苗栗縣土壤調查報告〉，《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報告第34號》（臺灣省農業試驗所，臺中，1977），第60、68頁。

<sup>43</sup> 土系為最小的繪圖單位，本區土壤的分類充分反映土地陸化的時程，海埔地系土壤分布的範圍係清末至1969間屬於潟湖區的内海；油車港系則位於「清末海岸線」以東的地區。參臺灣省農業試驗所，《1/25,000土壤圖（新竹圖幅）》（臺灣省農業試驗所，臺中，1983）。

1,000  $\mu$  S/cm)，土壤鹽分高對稻田生產質量有相當的影響<sup>44</sup>。

從氣候及土壤環境來看，本區沿海地區在開發之初，處於傳統農業土地利用的邊陲地帶，具有雨量相對稀少、風強沙多、直接面對海水倒灌的洪災、海鹽侵漬、位於灌溉水源末端、土壤水含鹽量較高等農業發展之不利因素生態條件，農業發展的邊陲性，不言可喻。

表6、本區兩種主要土系之土壤剖面分層特性

土壤分類	土層*	深度 (cm)	pH	電導度 $\mu$ S/cm	孔隙率 **(%)	構造	質地**	密度(比重)**	
								總體密度	土粒密度
油車港系： 砂、頁岩母 質無石灰性 新沖積土	第一層	0-26	6.00	906	50	無	砂質壤土	1.29	2.57
	第二層	26-36	6.64	735	30	塊狀	粉質黏壤 土	1.50	2.15
	第三層	36-60	7.02	812	38	塊狀	壤土	1.55	2.49
	母質層	在 60cm 以下多為中沙層（沖積層），70-80cm 處有卵石(pebble)層							
海埔地系： 砂、頁岩母 質無石灰性 新沖積土	第一層	0-22	6.65	1217	—	無	砂質壤土	—	—
	第二層	22-35	6.83	969	—	塊狀	粉質壤土	—	—
	第三層	35-40	7.06	653	—	塊狀	壤土	—	—
	母質層	在 40cm 以下為粗沙層（沖積層），80-90cm 處有卵石(pebble)層							

\* 油車港系的土層已經可辨識淋溶與澱積分層，顯示經過二百多年來的水稻耕作，土壤洗鹽時間較長，鹽分已降低；海埔地系土壤陸化、耕作年代僅約60年左右，洗鹽時間較短，鹽分較高，這是兩個土系土性最大的區別。

\*\* 土壤構造為土壤結成團塊的強固程度及團塊形狀等物理性。孔隙率為土壤孔隙佔土壤總體積的%。總體密度為含孔隙的土壤密度；土粒密度為不含孔隙的土壤密度。

<sup>44</sup> 作者於2002.12.07及2002.12.14兩次實地開挖土壤剖面，油車港系表土之電導度值竟然高達2,930  $\mu$  S/cm（該農地的地下水之電導度值約為700  $\mu$  S/cm），可能是由於2002年二期稻作休耕後，碰到秋冬少雨，降雨洗鹽的效果降低，毛細管作用不斷將地下水（地下水面距離地面0.65m）吸引到土壤表面蒸發，而使鹽分累積，這一點從表土的電導度值的2,930  $\mu$  S/cm遠高於底土的1,410  $\mu$  S/cm可以證明（由於土壤淋洗作用影響，理論上底土之電導度應略高於表土）。電導度超過1,000  $\mu$  S/cm即相當不利土壤及作物生長。參楊萬全，《水文學》（臺灣師大地理系，臺北，1993）第430頁）。根據美國鹽土研究所的「鹽度等級與其對作物生長關係」表，當電導度介於800-1600  $\mu$  S/cm的土壤屬於「高鹽度」土壤，鹽害等級為「僅耐鹽作物能生長」。參郭魁士，《土壤學》，中國書局，臺北，1997）第246頁。可見本區土壤含鹽量的情況確實不利作物生長；其次，設若本區土地利用不是水稻田並以充足的灌溉水來洗鹽，土壤鹽化情況將更為嚴重。

## 2. 近海及近河的區位特性，使得最初臨海及臨河聚落的選址必須具備防洪避水的自然區位

按水利處河川等級的劃分，本區有一條中央管河川——頭前溪；一條新竹市政府管河川——客雅溪。頭前溪口受潮流與河水沖刷影響，水位較深，利於興築港口，早期的竹塹港與近期的南寮漁港皆屬於此種地理位置。在現代化河堤修築（約1930年代）之前，頭前溪下游呈辮狀河水系（braided river system），然而流幅不大，水路集中不致漫地竄流，一般的大雨尚不虞淹水，但遇上颱風大豪雨時，臨河及臨海地帶仍有氾濫成災的危險。故開發之初的臨河及臨海聚落，必須選在局部高地上落腳。如2004年8月24-25日侵襲北臺的艾利颱風造成頭前溪上游五峰鄉及尖石鄉重大的災情，下游出海口一帶河岸兩側居民被迫撤離疏散，舊港島水淹達到海拔5m左右，南岸附近離河岸僅約400m處，海拔約2m的「信義新村」南側（聚落位置參圖2）則未淹水<sup>45</sup>。可見沿海地區洪泛之發生，與位於大河岸及河口有明顯的關聯，並非一般想像的等高淹水的法則。

在野外調查時發現，本區普遍存在規模不大的海岸沙丘，臨海聚落選擇的區位，絕大多數位於沙丘上或沙丘背後，宅地面東或面南，家門口外十數公尺即是海岸線，由於海岸沙丘的發展大致會與海岸線略為平行，故臨海聚落的空間分布型態就大致呈現南北走向。臨河聚落則相對地會順著河岸沙丘（river bank dunes）或自然堤（natural levee）發展，由於河岸沙丘及自然堤的發展大致會與河流平行，故臨河聚落的空間分布型態就大致分布在河道數百公尺與河平行，呈東西走向。本區的臨海及臨河聚落在缺乏緩衝與屏障下，聚落地點的選擇，其避開洪水的目的不言而喻，這些局部高地的存在，確保了開墾初期本區聚落與農地的穩定發展<sup>46</sup>。

<sup>45</sup> 2004年9月1日實地訪查。

<sup>46</sup> 舊港島雖是屬於河口沙洲，然其聚落所在標高均在3-5公尺間，也可視為頭前溪之自然堤。

臺灣堡圖配合田野調查判釋，本區之臨海聚落包括：南寮、蟹仔埔、十塊寮、草厝、外湖、樹林仔、北油車港、鄭厝、南油車港、下罟寮、海口、下羊寮、瓦厝及罟寮等，整體的排列型態略呈北北東——南南西走向。如前所述，這種空間分布反映了避水防洪所呈現的人地調和景觀。「臨海聚落」的空間排列大致可區分為兩列：（1）西列的南寮—蟹仔埔—外湖—鄭厝—下罟寮—海口—罟寮等；（2）東列的十塊寮—樹林仔—北油車港—南油車港—下羊寮—瓦厝。

也就是說，在堡圖繪製之前（1904年之前），本區沿海已有兩列沙丘發展出聚落。而從農業氣象條件來看，顯然東列聚落應當是優於西列聚落，因此，東列聚落的創建年代應早於西列聚落。這樣的論點，將在後文說明。

本區臨河聚落包括：船頭溪洲、船頭、萬興（後來之王爺宮）、鳧湖（後來之牛埔）、糠榔、大店等。整體的排列型態略呈西北西——東南東走向。這群聚落的排列方向與頭前溪的流向一致，臺灣西部的大河，基本上多屬於枯洪流量懸殊的「荒溪型」河流，流路在河口地帶多呈扇狀分流（divarication）狀，由一分為多向海奔流，導致流路不穩定。河道變遷頻仍，因此，臨河聚落較其他內陸聚落不穩定。這從1874年以來的文獻紀錄觀察，頭前溪口一帶聚落的消長可以看出：如同治13年（1874）淡水廳署的統計，頭前溪口一帶的聚落有：魚寮、溪心壩、下溪洲、船頭、糠榔等<sup>47</sup>；陳朝龍等在編寫《新竹縣採訪冊》時所做的野外調查（光緒20年（1894））記載<sup>48</sup>，頭前溪河口一帶的聚落有：船頭溪洲、魚寮、大店、糠榔、南寮、船頭、頂牛埔、下牛埔、萬興等，這些聚落與堡圖所列的小字較為接近。

<sup>47</sup>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淡新檔案（一），第一篇（民政類）》（臺灣大學歷史系，臺北，1995）第328-337頁。《淡新檔案》中的記載，可能是淡水廳署為應付欽差大臣沈葆楨清查臺灣府人口所做的調查。

<sup>48</sup> 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臺北，1968年重印）第83-84頁。

臨海及臨河的聚落，在梅雨季及颱風季期間，將直接面對洪水的威脅，故在原初的聚落選址上應當會呈現「避洪」的區位特性，以及在建築上調和當地風土。從田野調查中顯示：本作為初墾角色的宗族，其祖厝不是位於沙丘上就是位於沙丘背後，且皆座西朝東，整體古聚落排列方向呈現與海岸平行的態勢，這種環境與東北季風盛行且沙丘發達的蘭陽平原的情形十分類似<sup>49</sup>。

### 3. 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的海岸地形環境有助於臨海聚落的擴張

本區的海岸地形屬於離水堆積進夷海岸，也是屬於「洲瀉型海岸」(limn-type coast)，也就是典型的沙岸地形<sup>50,51</sup>。成書於同治10年(1872)的《淡水廳志》的「沿海礁砂形勢圖」附圖標示許多沙汕(包括地形學所稱的：濱外沙洲(offshore bar)及沙嘴(sand spits))，但未附名稱<sup>52</sup>；成書於光緒23年(1897)的《新竹縣志初稿》則已清楚描述出部分沙汕的名稱<sup>53</sup>。作者透過田野調查對這些「沙汕」及所對應的內海(瀉湖)名稱及所在位置做細部的確認，標示於圖1上<sup>54</sup>。

受偶發性的洪氾堆積與人為階段性圍海造陸的影響，本文假設：海

<sup>49</sup> 張智欽，《宜蘭地區地下水之研究》(陳國章教授學術論著獎助出版，臺灣師大地理系，1997)

<sup>50</sup> 張劭曾，〈臺灣海埔地之地形變遷〉，《臺灣之海埔經濟》(第一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北，1966)第76頁。

<sup>51</sup> 石再添，〈臺灣西南部嘉南洲瀉海岸的地形及其演變〉，《地理研究報告》(臺灣師大地理系，臺北，1979)第5期，第12頁。

<sup>52</sup> 陳培桂，《淡水廳志》(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臺北市，1968重印)第14-16頁。

<sup>53</sup>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國防研究院暨中華學術院，臺北市，1968重印)第5頁。

<sup>54</sup> 從方志中可找到新竹外海的濱外沙洲或沙嘴名稱有：紅毛港沙汕、羊寮港沙汕、嵌仔腳港沙汕、舊港沙汕(又名金龜汕)、南寮沙汕、香山港沙汕(新竹縣志初稿：5)以上均經作者田野確認。另外位於鹽港溪口北、南側有北汕、南汕(田野訪問所得)。古瀉湖的名稱因地略有異，新竹縣志初稿未有記載，經作者田野訪查確認的古瀉湖由北而南有：紅毛港、羊寮港、嵌仔腳港、蟹仔埔(南寮沙汕)、油車港(石頭汕)、虎仔山溝(香山港沙汕北段)、香山港(亦稱香山澳)(香山港沙汕南段)、蚵寮港(北汕、南汕)等。

岸線向外海的外移為跳躍式，而非連續式，故古海岸線位置都會有微地形遺跡；其次，配合這樣的概念模式推理，古海岸線通常就是過去的濱外沙洲或沙嘴所在。在進行田野觀察與訪問後，在本區100餘年來，共可找到4條不同時期的海岸線（以海堤為準）（詳見圖1所示）：

- (1)1900年前後（清末）海岸線：經比對臺灣堡圖及田野訪問資料，這條海岸線大致相當於現今之：南寮舊漁港R代天府西側聚落邊緣R海濱路東側約400公尺處水圳旁R港北橋R延平路2段R延平路2段1451巷（延平路2段與1451巷交會口為一小灣澳）R港南里順天宮前（此處為一河口灣）R海埔路73巷R延平路2段1241巷32弄R海口十一靈公廟R姓媽公廟R延平路二段楊寮海防營入口R三姓公廟R香雅橋等地標的連線。對照相片基本圖判釋，這條海岸線相當於海拔2-3m等高線的連線。
- (2)1953年的海岸線<sup>55</sup>：五層坵汕沙嘴與上述臨海聚落所圍的油車港瀉湖及蟹仔埔區在清代中後期到日治中期為鹽田。鹽田區似在1945年前後，進一步轉化成水田。也就是說，這段期間本區有另一波沿海浮復地陸化的進程。
- (3)1959年海岸線：古油車港瀉湖的濱外沙洲「石頭汕」（或稱石礮仔汕）以東，所圍的瀉湖陸化後的土地當地人稱為「內海埔」，並為1959年行政院退輔會「新竹海埔地實驗區」開發時所選定的西界，其遺址就是烏瓦窯圳末端的港北溝內側堤防，並向北延伸到鄭厝西方魚池。
- (4)1966年海岸線（約略接近現今之海岸線）：前述清末所稱之「南寮沙汕」。南段（港北溝以南）為1966年行政院退輔會「新竹海埔地北區」開發時所圍墾的西界，陸化後稱為「外海埔」；北段則為民間私墾，陸化後被當地人稱為「海埔田」。

從上述4個時期海岸線形成的時程可以發現，後3者形成之時間十分

---

<sup>55</sup> 1953海岸線係以該年臺灣省公路局所出版的1/100,000新竹圖幅為底，配合田野調查資料修正。從地圖比對上1953年本區的海岸線十分接近於1926年1/25,000地形圖所繪的海岸線。

接近，相距僅約20年，而從初墾之時到1900年前後，本區的海岸線變動量極其有限<sup>56</sup>，何以這20餘年間沿海浮復地迅速陸化？這段時程與機場興（1938年）及擴建（1952、1961、1964、1968年）年代，在時間上有吻合之處。本研究假設：機場的興及擴建，機場內的水田廢耕<sup>57</sup>，才得釋出更多的灌溉餘水給更下游的農地使用。本文註44所提及的「本區土壤含鹽量的情況確實不利作物生長；其次，設若本區土地利用不是水稻田並以充足的灌溉水來洗鹽，土壤鹽化情況將更為嚴重。」恰可對應到本段的論題，在本區，若無充足的灌溉水，即使是已經是水田的農地，也可能發生明顯的土壤現象，遑論是開墾原本是鹽鹼地的沿海浮復地。因此，在此本處進一步推想：「機場的興建，極可能是本區沿海浮復地能在短期間迅速陸化的中介（intermediary）因素。」其次，在田野訪查及《新竹農田水利會誌》中〈歷任會長簡介〉<sup>58</sup>中可以發現，這段期間也恰巧是水圳「水泥化」的建設時期，水圳的漏水率降低，灌溉效率提高，自是有利於初墾之海埔地農地的洗鹽效能。

本區的海岸具有西臨瀉湖（lagoon）、東靠平原、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的生態環境特性，這樣的生態環境特質將回饋影響到本區之聚落擴張。從開墾之初，本區的居民看似是農民，但具有相當之漁、鹽業技術。基於靠海吃海的維生法則，懂得自海獲取生活所需資源。海上資源是無窮盡的，大海在維持生計上，吸收農村過剩勞力的海綿作用，可吸納因子孫繁衍所造成農村勞力過剩帶來的土地贍養壓力。

前臨瀉湖後背平原的區位條件，有廣袤的邊際土地，隨農業條件

<sup>56</sup> 上述臨海聚落的成庄時程約介於1750年至1850年間，而這些臨海聚落距離1900年前後的海岸線，大多不過10數公尺遠。

<sup>57</sup> 從堡圖上可清楚辨釋機場內的充滿著「水田」的地圖符號，從土地申告書的地目彙整，水田面積大致佔機場內村莊農地面積之85%以上（作者等人未發表之資料）。以水平衡（water balance）的觀點來看，在既有的科技條件的限制下，「可用水資源量」是固定的。1940年代本區既無水庫儲水，也尚未使用地下水灌溉不應有多餘水源足以大規模的擴張灌溉面積。參吳聲森，《臺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誌》（新竹農田水利會，新竹，1996）第146-171頁。

<sup>58</sup> 同上註第13-24頁。

的改善可供開墾，易於形成單姓聚落。本區的農業生態環境隨著開發年代的日久與農業技術的投入，而日漸獲得改善，區內廣大古瀉湖區的陸化，使得當地居民的陸域生活空間不斷地擴張。土地贍養力（carrying capacity）的提昇與沿海的不斷陸化，抵消本地宗族因丁口繁衍所造成的土地贍養壓力，促使這些宗族相對地穩定發展下來。這些環境特質利於初墾的宗族發展出血緣性聚落<sup>59</sup>。

## 五、多元之維生方式與聚落發展的關係

### 1. 沿岸漁業

瀉湖區咸被生態學者認為是生物量（biomass）十分豐富的地區<sup>60</sup>，這樣的生態環境特質將回饋到當地居民的維生方式上。本區過去的自然環境基本構造既是由東到西是一連串的濱外沙洲或沙嘴與其所圍成的瀉湖生態區。瀉湖區的生物量極為豐富，從事漁撈作業又遠比外海安全，面對這樣的生態環境結構，除了提供了絕佳的副食品與足夠的動物蛋白質外，也帶給本區居民取之不竭的財富。瀉湖區的優良漁場，充分發揮其地盡其利的作用。本區重要的沿岸漁業包括：牽罟（地曳網）、牽魚栽（抄網，張網）、立竿網（刺網的一種）、拋網（手綾）、貝類採集等。其中又以牽罟及牽魚栽兩項最重要。

(1)牽罟：本區內牽罟作業的季節約自農曆3月下旬起至9月秋風起止，這段時間內「雨耕晴罟」，時間上充分利用。以民國30-50年代為例，牽罟的年收入約佔農家收入的1/3以上，在於沿海居民的經濟收入佔有相當的比例<sup>61</sup>。牽罟是自拓懇之初至1980年左右本區最重要的捕魚方式。早在康熙26年成書《臺灣府志》就有相關的記載，乾隆17年（1753）

---

<sup>59</sup> 參註5第90頁及註15，第68頁。

<sup>60</sup> Miller, G., Tyler J. R. (2001), "Environmental Science/ eight edition" pp.97-98; 155-156.

<sup>61</sup> 田野訪問綜合資料暨筆者親身經驗。

成書，王必昌編修之《重修臺灣縣志》已有「牽罟」一詞<sup>62</sup>。或許在原鄉就已具備這種維生技術，移民將此技術帶到本區。即便不是，從臺灣南部北傳到本區，也應該不需太長的時間。因此，本區牽罟起源應相當早，是本區最普遍的維生方式之一。牽罟作業必須動眾多的人力，也必須相當程度的分工，所以漁團組織特別發達。

- (2)牽魚栽：牽魚栽一般又包含抄網及張網兩種漁法，係以簡單的網圍捕魚類的幼苗在研究區內稱之為「牽魚栽」，抄網是推動式強迫將魚苗吞入「魚槽」中；張網則是固定架設於潮間帶的「流溝」中讓潮水在進退之際夾帶網入魚苗。其中抄網以虱目魚苗最為重要、其次為烏魚苗。張網則是以捕鰻苗（鰻仔栽）為主。這兩種漁法起源的時間已不可考，然就訪問當地居民，抄網在日治時期已存在；張網則在民國50年代以後才流行，民國70年代以後逐漸沒。以民國60年代的幣值為準，牽魚栽的年收入約在數萬元至10餘萬元間，年間收入的變動極大。

## 2.近海及遠洋漁業

本區之近海漁業與遠洋漁業的興起都在日治以後，此時，不管港口基礎設施、使用漁船的動力、漁具、漁法、產銷方式等皆日漸脫離傳統社會的土法煉鋼而趨現代化，故其漁獲量突飛猛進，大有後來居上，取代沿岸漁業之勢。

本區之近海漁業以南寮漁港基地，所謂「南寮漁港」，最初僅是以頭前溪口南側的基蝕坡所形成的天然港灣為泊地。因缺乏基礎設施，無法滿足漁業發展需求，故有建港之議。南寮漁港於41年建港，46年完工，以漁獲1萬公噸為目標。新竹的近海漁業的漁法有：延繩釣、旋漁網、巾著網等漁法，所用的漁船都為發動機船。民國40年新竹市的近海漁業漁獲種類有紅鯛、赤鯨、沙魚、嘉臘、馬頭魚、成子魚及其他魚

<sup>62</sup> 陳登風，〈本市早期傳統的魚撈作業——「牽罟」〉，《臺南文化》（臺南市政府，臺南，1992）新33期第16頁。

種，漁獲量為1619,858公斤<sup>63</sup><sup>64</sup>，與當年的沿岸漁業漁獲量相當，此後，本區的沿岸與近海漁業呈現消長之勢。

本區遠洋漁業的發展是在「新竹川勢振興會水產分會」倡導與推廣下，於昭和5年（1930）設立新竹州水產試驗場後才開始的。昭和7-17年（1932-1942）11年間，新竹縣之遠洋漁業的年平均產量為547,022.3斤，年間的變動不大，約佔水產總產量的百分之20餘<sup>65</sup>。或許是因港口基礎設施的侷限而無法再突破既有的產量，加上國共相爭的戰亂，民國38年與40年新竹縣、市的漁獲均不見遠洋漁獲資料<sup>66</sup>。

遠洋漁業，係輪船拖網漁業及捕鯨、珊瑚漁業；均係離海岸十哩以上之外海漁業。本縣雖為本省水產業要地，但漁港及其他種種條件不夠，不甚發達。光復後在本縣該項漁業幾已不見存在<sup>67</sup>

本區近海漁業及遠洋漁業的發展是20世紀以後的事情，因此，這兩種維生方式對聚落成庄與否及聚落居民定根的影響，遠不及沿岸漁業及鹽業（後詳）來得重要。

### 3. 鹽業維生方式的興衰

本區鹽業發展與潟湖地形有關，曬鹽技術可能習自臺灣西南部鹽農，鹽場的開發應在1800年以後，大規模的發展始於同治初年，而衰頹於日本昭和3年（1928）前後。清同治年間至日治中期殆為本區曬鹽最盛期，分布範圍可由浸水、虎仔山往北延伸到蟹仔埔。隨著沿海的陸化，日治末期僅分布於本區，稱為「油車港鹽場」。光復初期仍有零星民間

<sup>63</sup> 黃旺成主修，郭禪等纂，《新竹縣志》（成文出版社，臺北市，1976年排版印本）第2245頁。

<sup>64</sup> 張谷誠等，《新竹叢誌》，（新竹市立文化中心，新竹，1952年出版，1996年再版）第378頁。

<sup>65</sup> 同註63第2243-2245頁。

<sup>66</sup> 同註64第372-379頁。

<sup>67</sup> 同註63第2242頁。

私曬的自給式的鹽業，但已是強弩之末了。油車港鹽場的曬鹽方式稱為「淋滷式鹽灘」（乙種鹽田），與西南部的「曬滷式鹽灘」（甲種鹽田）極不相同，簡而言之，其曬鹽法是曬海沙而非曬海水<sup>68</sup>。淋滷式鹽灘所選擇的區位條件相當苛刻，自4月開晒至9月停晒，期間不長；曬鹽法費時費力，產量及產質不佳，故其分布範圍不出油車港潟湖與客雅溪口兩側（參照堡圖上之地圖符號），隨著沿海陸化而沒落是必然的趨勢。然而，令人好奇的是，本區為何卻長久維持較不經濟的淋滷式曬鹽法，而不採用曬滷式曬鹽法？筆者根據註52及個人最新的研究研判，應與本區3個自然因素有關：（1）冬季氣溫偏低，且日照率偏低；（2）海面潮差大<sup>69</sup>，潮差大則在漲潮時，海水將會以地面水及地下水形式灌入海岸地帶，則海岸地帶的鹽田難以經營；（2）古油車港潟湖區之土壤在地面下20-40公分處，普遍存在一層粘重不易透水的土層，可避免鹽田上之「滷水」因下滲（percolation）而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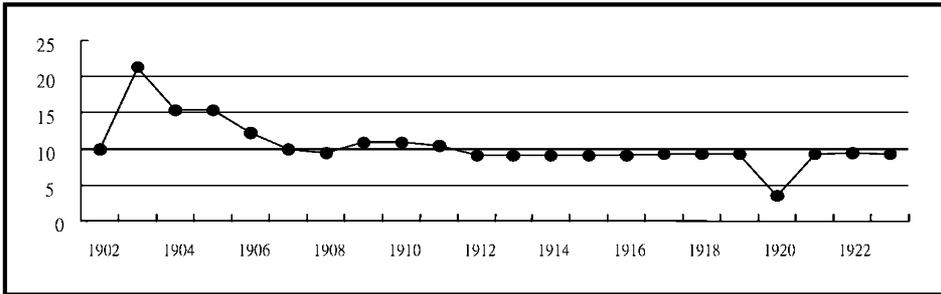
油車港鹽場的面積在1902-1923年間，除1903年達到高峰，1920年跌至谷底外，多維持在100甲上下，年間的鹽廠面積變異不大。但年間產量相去甚遠，可見曬鹽受到氣候與地形因素影響極大，這項產業有著相當

---

<sup>68</sup> 以上資料參註6第82-84頁。1995年出版之《新竹市志》對於本區的曬鹽法有頗為詳細的說明，綜合內文及筆者等訪問資料，將這種「淋滷式鹽灘」曬鹽流程予以扼要敘述：「本區的海水濃度不及西南部沿海，夏季曬鹽兩日過多，冬季曬鹽氣溫不足，無法如同南部諸鹽場，直接導引海水入鹽田、日曬、收鹽。本區製鹽法是先取「鹽沙」，採取鹽沙的區位選擇必是大潮可及小潮不可及的砂質潮間帶。所取的鹽沙用「蝦抓」抓開、潑水、日曬；再抓開、潑水，反覆二次以上，使鹽沙表面浮現鹽滷結晶，再以「入流」方法將含沙的鹽滷結晶導入「鹽漏窟」。在曬鹽沙地點附近低處挖一大坑洞，外圍土牆，中間平鋪竹製隔板（有細孔），稱為「沙漏窟」。沙漏窟上鋪稻草或芒草葉；下鋪芋麻布，上置鹽沙。第二天早上，由兩人另開「鹽漏窟」，取窟內海水，灌注沙漏窟內的含沙的鹽滷結晶使之溶解成滷水，溜落在鹽漏窟，待滷水濃度提高至使四指併攏大小的蕃薯浮起，即表示滷水的鹽度可以接受。將滷水以人工挑至「鹽埕」曝曬，鹽漏窟內的海沙則掘起再灑於海灘。鹽埕必須是泥質的底質，並以特殊的土鋤土來搥打，使鹽埕硬實、平整，上覆瓦片」。參新竹市政府民政局，《新竹市志》（新竹市政府，新竹，1995）第21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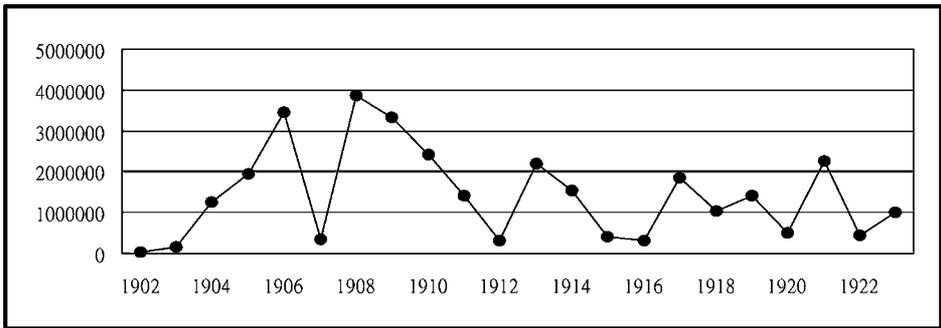
<sup>69</sup> 本區平均潮差約在3.0公尺間。參臺灣省水利局，《海岸水文氣象年報》（水利局，臺中，1991）第148-150頁。

的不穩定性<sup>70</sup>。



資料來源：同註63第2243-2245頁。

圖4、日治時期油車港鹽田面積（甲）變化



資料來源：同註63第2243-2245頁。

圖5、日治時期油車港鹽田產量（斤）變化

#### 4. 農業生產條件與生產技術的改善

無庸置疑的，農業生產條件與生產技術的改善，使土地贍養力提

<sup>70</sup> 參註64第364-365頁。

高是必然之勢，土地贍養力提高，又將回饋到聚落的穩定、發展、擴張上。以下將從幾個方面的考查來呈現本區之農業生產條件的變遷。

- (1)灌溉設施興築促使農地的水田化：本區農地主要的灌溉水圳為烏瓦窯圳，灌溉水源引自頭前溪，建於乾隆41年（1777）<sup>71</sup>，「水尾」的邊陲特性是無需質疑的。但若說水源十分缺乏則倒也不盡然，雖已位居水圳的「水尾」地段，然而，除非是在早年才有斷水之虞，灌溉期間圳水常常是源源不絕的。從地下水的角度來看，地下水水面（water table）較高（距地面0.5-2.0m）<sup>72</sup>，單靠人力舀水灌田，就勉強可渡過早年，使得本區農業對環境變動的適應力反而比內陸地區要來得強。從〈開鑿烏瓦窯塹誌〉碑文的解讀及田野訪查近期水圳修築年代來研判，本區農地可能呈現三個階段的水田化過程：第一階段約為1770年代，至少田莊——雙圈（寬）竹圍一線以東的聚落已經有水可灌溉；第二階段約為1860年代，至少萬興—十塊寮—北油車港一線，才有另一波農地水田化的過程<sup>73</sup>；第三階段約為1940年代，蟹仔埔之外垣—外湖—海埔地一線水田化。因此，自初墾至1940年代的200餘年來，隨著地理環境的變遷，本區農地應呈現階段性與區域性的水田化過程。
- (2)防洪與排水設施的投入促使河岸地帶農田趨於穩定：頭前溪之現代化防洪工程，如堤防與護岸（revetment）等，大抵起於光緒初年。光緒2年（1876）頭前溪芎林與竹東一帶所興建的堤防是對本區有影響最早之現代化防洪設施。光緒15年（1889）建造溝貝堤防。日治中期官方投入大量的經費著手改善頭前溪排水設施，大正8年（1919）開始興建堤防、護岸，完成隘口、九甲埔堤防。尤以昭和11年（1936）完成下公館、石壁潭、麻園肚、隘口石堤，南雅、二十張犁土堤及竹東、土

---

<sup>71</sup> 同註67第149頁。烏瓦窯圳目前之取水口約在新竹市舊社里溪州橋下西側約200公尺處。

<sup>72</sup> 田野調查資料。

<sup>73</sup> 參註37內容。

肚、六家等護岸<sup>74 75</sup>。自此因中游束堤改變原來頭前溪網流的河性。後壁溪、豆仔埔溪、新社溪、金門厝溪等原來屬於頭前溪網流上的分流（請參圖1），成爲斷頭河，上游段一變爲水圳的取水口，下游段則成爲排水溝，相當程度的改造了本區的農業生態環境。現代河川防洪工程投入，臨河陸域空間的消長，也迫使日治時期糠榔大字之船頭聚落消失，王爺宮聚落代之興起。

- (3)防風林的養成屏障臨海聚落及農田：海岸防風林具有防風及阻鹽、調節氣候、降低蒸發量、促進稻作生長增加收穫、防沙定止海岸線，保護聚落及人員，改善海岸地帶生態環境等功能。根據林夢輝（1997）針對臺灣西北部沿海地帶防風林對水稻生產的影響的說明：9-11月之東北季風若風速超過3.5m/sec時，將導致水稻減產，且稻米碾製後之完整米率降低，入口品質爲黏性低且較硬。在防風林高度的1-4倍距離內的平均風力較同時間無防風林之處，其平均風速可降低25-75%，而前者水稻收穫量比後者高出25.2-85.6%。超過防風林高度的4倍距離以上，則距離愈遠風害愈大，減產量愈大。防風林在第一期稻作時，對防風林下的水稻有遮蔽作用，阻礙水稻生育，故必須在第一期稻作季風停止後進行防風林之剪修工作<sup>76</sup>。本區內的防風林大半養成於日治中期，距今約80餘年，而且多栽植木麻黃於沙丘之上。根據昭和13年（1939）的統計，新竹郡共得141甲。光復後，政府在新墾的海埔地，有計畫地按農地坵塊栽植耕地防風林，略呈東西向，海岸防風林主要設於海灘及溪口，其分布空間型態與各時期海岸線相符<sup>77 78</sup>。

<sup>74</sup> 張勤，《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水利篇（第一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1992）第166及443頁。

<sup>75</sup> 同註64，第363頁。

<sup>76</sup> 林夢輝，〈防風林對北部沿海農作物的重要性〉，《桃園區農業專訊》（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桃園，1997）第21期，第17-18頁。

<sup>77</sup> 永山止米郎於昭和2年（1928）任新竹州知事，任內於轄內沿海遍植木麻黃，做爲防風林。參黃新亞等，《苗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臺一版）第249頁。

<sup>78</sup> 《新竹縣志》〈大事記〉記載新竹州沿海115公里計畫造成海岸林防潮林（昭和6年完成）。同註63第65頁。

(4)農業技術革新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從日治以來，新品種的培育、病蟲害的防治及化學肥料的使用，使得農產品生產的質量逐年提高。本區在日治時期種植「烏穀種（在來米）」，此品種第二期稻作在收割前因東北季風盛行，為防止風害掉穗，農民必須將稻桿折伏，如此不僅費工，稻穀產量也僅1,500公斤／公頃左右。光復初期引進「普通米（在來米）」與「中川米（蓬萊米）」，解決了在收割前須將稻桿折伏的缺點，第二期稻作稻穀產量提高到3,000公斤／公頃左右，然而，可能是因蓬萊米品種研發的適地性仍未臻成熟，仍以栽種在來米為多。1970年代初引進中川米的改良型品種——伍朝種，漸漸取代了普通米，年平均收穫量約為8,000公斤／公頃左右。1980年中期以後，伍朝種漸為高雄一號（亦為中村米的改良種）所取代，稻作稻穀產量大幅提高，年平均收穫量可達10,000公斤／公頃以上（唯兩期稻作收割時間共延後約30天）。此外，居民往往於第一期稻作栽植早稻（在來米與蓬萊米皆有），提前一個月左右採收，收成量雖低，但可趕栽應季蔬菜，以搶得市場先機。民國50年代以後，地下水灌溉設施的普及，由於本區之地下水水面高，灌溉效能極佳，農民選擇作物的自主性大幅提高，蔬菜成為研究區普遍種植的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也大幅提高農民的收入，進而發展成以種植蔬菜為主的所謂「近郊農業」本區之海濱、港北、港南等三里是主要的栽植區。<sup>79</sup>

## 六、各聚落之血緣及地緣性與聚落發展的關係

### 1. 本區聚落之血緣性特徵顯著

往昔新竹平原曾經有「崁頂曾」、「新社郭」、「魚寮戴」、「糠榔彭」、「虎仔山楊」，以地名冠上姓氏的稱呼，以顯示特定宗族在

---

<sup>79</sup> 本段內容均為田野訪查資料，稻穀品種的命名係按照當地農民所用之俗名，並非農政單位的正式用語。

該地之昌盛。以下利用日治時期留下的戶口資料，整理出本區各自然村的主要姓氏，作為分析比對的基礎。林美容（1991）以日治時的小字名部落為空間單位，來瞭解小字內部的血緣關係，以小字部落內各姓氏的戶數分布%為指標，將小字部落歸類為：一姓村、主姓村或雜姓村。此種分類的目的在瞭解聚落血緣性的高低；其中：一姓村（亦稱同姓村、單姓村）是指小字部落中有一姓，而其戶數所佔全村的比例大於50%；主姓村是指小字部落內無一姓戶數的比例超過50%，但前五大姓氏戶數合計大於50%，且其中有一姓的比例比下一姓多出一倍以上者；雜姓村（多姓村）是指不符合上述條件者。本文的「主要姓氏」即以一姓村的主體姓氏及主姓村前5大姓氏為的依據。<sup>80 81</sup>

表7所列的17個自然村中，一姓村與主姓村各半，沒有雜姓村，而主姓村中前兩大姓加起來的百分比大多超過50%了。各自然村的姓氏結構相對單純。然而，重要姓氏中最突出者為彭姓，一姓村中以彭姓為主的自然村有4個；主姓村中以彭姓為首者也有4個；彭姓排名在五大姓的有11個，這是相當特殊的聚落姓氏結構。此外，草厝之彭姓及鄭厝之鄭姓其同姓比例均超過90%。因此，本區聚落的血緣特徵相當顯著。

除聚落結構不完整的雙瓣竹圍外，表7所列的小字整體而言，當時戶數的平均數為46.75戶、平均人口數約為329.75人、每戶平均人數為7.05人，本區平均人口密度約為880人/平方公里，在以農漁為基礎的維生方式下，人口飽和的壓力不可謂不大。

<sup>80</sup> 林美容，〈一姓村、主姓村和雜姓村：臺灣漢人聚落型態的分類〉，《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臺原出版社，臺北，2000）第298頁。

<sup>81</sup> 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宜蘭，1996）第16-19頁

表7、南寮地區各自然村1946年底的姓氏及戶口數結構

大字名	聚落名	戶數	人數(人數/戶數)	聚落類型	重要姓氏(%)
糠榔	大店	26	187 (7.19)	主姓村	林(30.8)、彭(19.2)、曾(15.4)、蔡(11.5)、莊(7.7)
	糠榔	26	158 (6.08)	一姓村	彭(57.7)、謝(15.4)、陳(11.5)、洪(7.7)、莊(3.8)、郭(3.8)
	亮湖(牛埔)	76	459 (6.04)	主姓村	莊(25.0)、彭(22.4)、林(17.0)、謝(6.6)、許(5.3)
	萬興	43	265 (6.16)	主姓村	彭(27.9)、吳(16.3)、林(16.3)、蔡(9.3)、陳(7.0)、曾(7.0)
舊港	溪洲	104	622 (5.98)	主姓村	彭(35.6)、王(8.7)、陳(7.7)、許(6.7)、林(3.8)、方(3.8)、呂(3.8)
十塊寮	南寮	52	353 (6.79)	主姓村	彭(40.4)、陳(9.6)、許(9.6)、孫(7.7)、蔡(5.8)、戴(5.8)
	蟹仔埔	55	389 (7.07)	一姓村	彭(76.4)、蔡(5.5)、陳(3.6)、黃、張、林、馬、蔣、鄭、葉、戴(均為1.8)
	草厝	28	211 (7.54)	一姓村	彭(92.9)、蔡(3.6)、曾(3.6)
	十塊寮	47	327 (6.96)	主姓村	彭(44.7)、許(34.0)、馮(8.5)、孫(8.5)、廖(2.1)、蔡(2.1)、趙(2.1)、葉(2.1)
北油車港	樹林子	32	320 (10.0)	一姓村	彭(62.5)、洪(12.5)、蔡(6.2)、郭(6.2)
	北油車港	68	588 (8.65)	一姓村	陳(54.4)、張(30.9)、彭(7.4)、呂(5.9)、龔(1.5)
	雙瓣竹圍	3	10 (3.33)	不討論	興建機場遷村，僅存黃、許、洪三戶
	外湖	32	223 (6.97)	主姓村	彭(34.1)、黃(31.3)、蘇(12.5)、李(9.4)、陳(6.3)
	鄭厝	32	245 (7.66)	一姓村	鄭(90.6)、陳(3.1)、洪(3.1)、韋(3.1)
楊寮*	南油車港	61	482 (7.90)	一姓村	陳(62.3)、楊(16.4)、蔡(9.8)、黃(6.5)、何(3.2)
	下罟寮	44	296 (6.73)	主姓村	韋(40.9)、鄭(18.2)、何(11.4)、吳(9.1)、郭(4.5)
	海口	19	141 (7.42)	一姓村	黃(52.6)、王(15.8)、林(10.5)、卓(10.5)、曾(5.3)
總計	17	748	5276 (7.05)		

\* 楊寮大字之上洋寮、下洋寮、瓦厝、罟寮4個聚落未整理，不列入統計。

資料來源：整理自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及香山戶政事務所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

就個別而言，溪州之戶數及人數均最多，但「人數／戶數」之數卻相對偏低，如果從圖1觀察，溪州所在為河口沙洲，地形侷限，單靠農業是無法贍養眾多的人口。溪州曾為竹塹港主要泊地所在，至昭和7年（1932）廢港，期間港口服務業需要勞工<sup>82</sup>，此外溪州在1920-1940年間為舊港庄役場所在，也應帶來少數服務業及公部門就業人口，是造成其人口密集的主因。

## 2. 本區聚落之地緣性特徵顯著

從1946年的戶政資料，大致可以統計出各聚落的主要姓氏戶數及其百分比。透過田野調查方式，儘量以表7所列的主要姓氏為訪查對象，進行家戶訪問，觀察祖先牌位及核對族譜，調查本區主要宗族之祖籍地、定居時間及1900年左右的維生方式，詳如表9所示。此外，也可以觀察南寮公墓墓碑主人之地望，取得本區居民祖籍分布的梗概。配合表8之家戶調查，顯然本區早期移民之祖籍地以同安為絕對優佔。如同血緣性特徵，本區大部分聚落居民之地緣性特徵均十分顯著。

---

<sup>82</sup> 整理昭和11年（1936）舊港派出所《除戶簿》中溪州之除戶之戶長，其職業結構如下：水旱田耕作16人（37.2%）、苦力6人（14.0%）、手工業及製造業8人（18.6%）、商業及服務業12人（27.9%）、公職人員1人（2.3%）、俳優1人（2.3%），這種職業結構可反映溪州地理位置特殊性。必須附帶說明的是，1953年舊港村併入新竹市，改稱舊港里，戶政資料撥歸新竹市戶政事務所。而昭和11年之除戶人數偏多，不甚合理，因此這份資料應非單年的資料，可能是受撥交時資料發生錯置所造成的。但應當不致對其職業結構之趨勢有太大的扭曲，仍是可用之資料。

表8、1946年本區各聚落各姓氏居民之祖籍地分布

聚落名	姓氏(祖籍地)	聚落名	姓氏(祖籍地)	聚落名	姓氏(祖籍地)
大店	林、彭、曾、蔡、莊等姓(均為同安)	蟹仔埔	彭、蔡(均為同安)	雙瓣竹圍	黃、許、洪
椽榔	彭、謝、陳、洪、莊、黃等姓(均為同安)	草厝	彭、蔡、曾(均為同安)	鄭厝	鄭(同安)、陳及章(南安)
牛埔	莊、彭、許、吳等姓(均為同安);鄭(南安)、林(惠安)	十塊寮	彭、許、孫、趙、葉、蔡等姓(均為同安);張(惠安)	南油車港	陳(同安金門)、楊(晉江)、蔡及黃(均為同安)
萬興(含王爺宮)	彭、吳、林、蔡、陳、曾等姓(均為同安)、連(永春)、盧(同安&南安)、張(南安)	外湖	彭、黃、蘇、蔡等姓(均為同安);陳(同安&南安);李(惠安)	下厝寮	章(南安)、鄭(永春)、郭(惠安)、李(同安)、潘(后里月眉—平埔族)
溪洲	彭、王、陳、林、方、沈、呂、葉、楊等姓(均為同安);許(同安&上海)	北油車港	陳(同安&南安)、張、呂、彭(均為同安);龔(永春)	海口	黃、林(均為同安)、王(同安金門)、曾(漳浦)
南寮	彭、陳、許、孫、蔡、戴等姓(均為同安)	樹林子	彭、洪(均為同安)		

資料來源：以1946年戶政資料配合表7之解讀、家戶訪問、對南寮國小學童分發問卷調查等方法取得資料。

「祖籍地以同安為絕對優佔」另一層地緣性意義為「所用之閩南語次方言相同或相近」，語言及祖籍地之單純化，應有助於各聚落宗族之和諧相處，進而穩定發展。筆者等在田野調查過程中，並未聽聞本區在歷史上有任何分類械鬥的情事發生。

根據閩南語學家的研究：閩南語大致在第3世紀以後形成，第6世紀末葉漳州始開發，在此以後自泉州語分出漳州腔，第8世紀中葉以後，閩南移民大批進入潮州地區而形成潮州腔。閩南地區之閩南語大約在明末又由原本的漳州腔及泉州腔兩大系統，再分化出廈門腔（同安腔）<sup>83 84</sup>。廈門為港口，又地處漳泉交界，兼具漳泉音的成分，俗稱漳泉濫，但仍較偏泉州腔。故泉州腔、漳州腔、同安腔為臺灣閩南人原鄉的三種主要腔調。這三種腔調到了臺灣之後，又漸漸發展成由泉州腔轉化的海口

<sup>83</sup> 許燦極，《臺灣語概論》（臺灣語文研究發展基金會，臺北，1990）第49頁。

<sup>84</sup>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南天書局，臺北，1996）第117頁。

腔、由同安腔轉化的偏海（口）腔、由漳州腔轉化的內埔腔、由漳州腔滲入海口腔及偏海腔轉化的偏內腔，以及上述四種腔調混合之通行腔，南寮地區則是臺灣地區使用偏海腔的代表區域<sup>85</sup>。

顯見本區的早期移民，在移出地及移入地的「推」、「拉」過程中，透過同宗或同祖籍地，以及具備相似方言腔調系統的移民，其地緣性人際紐帶運作的鑿痕相當顯著。

其次，彭姓宗族稱得上是本區最大的宗族，以個別聚落而言，彭姓構成溪洲、蟹仔埔、南寮、草厝、十塊寮、萬興、糠榔、樹林子、外湖等聚落的主體姓氏。彙整南寮彭氏所編之《彭氏族譜》內容，南寮地區彭姓均源出彭姓開閩始祖彭子安派下。但即使是同為本區彭姓開閩始祖彭子安派下，按其祖籍地派別可分為松山房派下（當地彭氏宗親俗稱大彭）與竹圍房派下（小彭），大彭大部分選擇定居十塊寮；小彭則聚居糠榔、蟹仔埔、草厝三處<sup>86</sup>。楊氏宗族為客雅溪下游的最大宗族，祖籍地均為泉州晉江東石鎮郭岑村，稱「滄岑楊氏」，亦源出一脈。長房子孫分布於浸水里浸水、虎林里拔子林、樹下里樹仔腳；二房分布於虎山里中庄、罟寮；三房分布於浸水里溝仔底；四房原居楊寮村上洋寮、下洋寮、瓦厝，機場擴建遷村之後，遷居於新雅里的沙崙及成功路一帶<sup>87</sup>。

彭氏及楊氏各開基祖所選擇的定居地，顯現出親等關係的親疏遠近，關係近者定居地相近，反之則否。在選擇定居地所顯示的空間特性，應是移民間人際網絡「差序格局」的結構性思維所反射的行為。

<sup>85</sup> 董忠司主編《臺灣閩南語辭典》（五南圖書公司，臺北，2001）第5頁。

<sup>86</sup> 彭氏族譜編修委員會《彭氏族譜》（彭氏祖祠管理委員會，新竹，1965）。

<sup>87</sup> 滄岑楊氏子孫定居地，只有上洋寮、下洋寮、瓦厝及罟寮4處位於本區。參楊清波編，《滄岑楊氏族譜》（作者自印，新竹，1995）。

表9、本區各自然村之拓墾、主要宗族與生態環境特性

目前行政村	聚落地名	聚落創建年代	主要宗族	移民之主要來源地	主要維生方式(1900年前後)	原始聚落選址	主要宗族土地取得方式
古賢及康樂里	大店	1765年前後	(1)彭：竹園派下 (2)林：林同興派下 (3)曾、蔡、莊	(1)馬巷彭厝 (2)同安 (3)祖籍同安	水、旱田耕作	頭前溪南岸自然堤	開墾河洲地及平原草埔
新竹市康樂里	糠榔	1765年前後	(1)彭：竹園派下 (2)謝、陳、莊	(1)馬巷彭厝 (2)莊、謝：祖籍同安	水、旱田耕作	頭前溪南岸自然堤	開墾河洲地及平原草埔
新竹市康樂里	牛埔(頂、下午埔)	1765年前後	(1)彭：竹園派下 (2)莊、林、謝、洪、許、鄭、黃、吳	(1)馬巷彭厝 (2)莊、林、洪、許、黃、吳：祖籍同安；鄭：祖籍南安	水、旱田耕作、港口貿易	頭前溪南岸自然堤	開墾河洲地及平原草埔
新竹市舊港里	(船頭)溪洲	雍正7年(1728)	(1)彭：竹園派下 (2)許 (3)陳 (4)王、陳、林、方、呂、沈	(1)馬巷彭厝 (2)同安&上海 (3)陳：同安 (4)王、林、方、呂、沈：祖籍均為同安	港口貿易、捕魚、苦力雜工	頭前溪河口沙洲(竹塹港所在)	開墾河洲地
新竹市南寮里	萬興及王爺宮	1765年前後	(1)彭：竹園派下 (2)曾 (3)吳、林、蔡、陳、連	(1)馬巷彭厝 (2)竹北崁頂曾姓 (3)吳、林、蔡、陳：祖籍為同安；連：永春	水、旱田耕作、港口貿易	頭前溪南岸自然堤	開墾河洲地及平原草埔
新竹市中寮里	十塊寮	1765年前後	(1)彭：松山派下 (2)蔡 (3)許 (4)馮、孫、廖、蔡、趙、葉	(1)同安 (2)南安 (3)紅毛港(祖籍同安) (4)孫、趙、葉：祖籍均為同安	水、旱田耕作、捕魚、(曬鹽)	烏瓦寮圳邊	開墾平原草埔

表9、本區各自然村之拓墾、主要宗族與生態環境特性 (續)

目前行政村	聚落地名	聚落創建年代	主要宗族	移民之主要來源地	主要維生方式(1900年前後)	原始聚落選址	主要宗族土地取得方式
新竹市南寮里	南寮	1764-1790年間	(1)彭：竹園派下 (2)戴 (3)陳、許、孫、蔡	(1)馬巷彭厝 (2)竹北魚寮 (3)許、孫之祖籍為同安	捕魚、苦力雜工、(曬鹽)	頭前溪河口沙嘴之前端	開墾海埔地及河洲地
新竹市海濱里	蟹仔埔	1765年前後	(1)彭：竹園派下 (2)蔡	(1)馬巷彭厝 (2)祖籍同安	水、旱田耕作、捕魚、(曬鹽)	海岸沙丘上西臨古瀉湖	開墾海埔地
海濱暨港北里	草厝	1765年前後	(1)彭：竹園派下 (2)蔡、曾	(1)馬巷彭厝 (2)祖籍同安	水、旱田耕作、捕魚、(曬鹽)	海岸沙丘上西臨古瀉湖	開墾海埔地
新竹市港北里	外湖	道光~同治年間，可視為草厝向西及南延伸之聚落)	(1)彭：竹園派下 (2)陳世發派下 (3)陳裕南派下 (4)蔡、蘇 (5)李連獅派下	(1)馬巷彭厝 (2)北油車港 (3)同安 (4)祖籍同安 (5)祖籍惠安	牽罟、放綾、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上西臨古瀉湖	開墾海埔地

新竹市 港北里	北油車 港	1775 年 左右	(1)陳世發派下 (2)陳珍派下 (3)張姓入贅彭姓	(1)南安穎川庄 (2)同安山後鄉後厝村 (3)祖籍同安	牽罟、放綾、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沙崙)背後	開墾海埔地
新竹市 港北里	雙瓣 (寬)竹 圍	不詳	黃、洪、許等姓	不詳	建機場遷村， 僅餘土地公廟	烏瓦寮圳 邊	開墾平原草 埔
新竹市 港北里	鄭厝	約 1820 年 前後	(1)鄭 (2)陳 (3)韋	(1)同安馬巷 (2)北油車港 (3)南油車港	牽罟、放綾、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上西臨古 澗湖	開墾海埔； 兼為北油車 港陳家佃農
新竹市 港南里	南油車 港(頂厝 寮)	約 1745- 1755 年	(1)陳 (2)蔡 (3)黃(入贅陳姓) (4)楊	(1)同安金門鎮 (2)祖籍同安 (3)祖籍同安 (4)楊寮(祖籍晉江)	牽罟、放綾、 水旱田、曬 鹽。蔡姓初以 砍柴為業	海岸沙丘 上西臨古 澗湖	開墾海埔地
新竹市 港南里	南油車 港(下厝 寮)	約 1755- 1765 年	(1)頂章：韋助派下 ；下章：韋亥派下 (2)郭 (3)潘(平埔族)	(1)南安縣潭能港 (2)新竹市南門刺子腳(祖 籍惠安) (4)后里月眉	牽罟、放綾、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上西臨古 澗湖	開墾海埔地
新竹市 港南里	南油車 港(田 厝)	1900 年	鄭姓(與韋營聯姻)	母攜幼子遷自新豐鄉坑 仔口田厝	牽罟、放綾、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上西臨古 澗湖	開墾海埔地
新竹市 港南里	海口	約 1790 年 前後	(1)王 (2)黃、陳 (3)曾	(1)同安金門 (2)黃、陳：祖籍同安 (1)曾：南隘(祖籍漳浦)	牽罟、放綾兼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上，西南臨 河口灣	開墾海埔地
新竹市 港南里	內海埔 (內垣)	(1)1960 年 前後 (2)1960 年 以後	(1)客家(雜姓) (2)雜姓	(1)新竹內山 (2)鄰近村落、鄉鎮市及臺 灣中南部來的移民	(1)耕田 (2)各行各業	(1)散居古 澗湖區；(2) 客雅溪口 填土造陸	(1)公地放 領 (2)退輔會 新竹農標 售土地
新竹市 港南里	外海埔 (外垣)	1966-1967 年及其以後	流動性居民為主， 少數定居	鄰近村落、鄉鎮市及臺灣 中南部來的移民	耕田、養殖業 、製造業	澗湖圍墾 陸化	退輔會公地 放領
香山鄉 楊寮村	上洋寮*	約 1740 年	楊	晉江東石鎮郭岑村(滄岑 楊氏)	牽罟、放綾兼 水旱田、曬鹽	雷公圳邊	開墾平原草 埔
香山鄉 楊寮村	下洋寮	約 1772 年	楊	晉江東石鎮郭岑村(滄岑 楊氏)	牽罟、放綾兼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上西臨古 澗湖	開墾平原草 埔及浮復地
新竹市 虎山里	瓦厝	約 1772 年	楊	晉江東石鎮郭岑村(滄岑 楊氏)	牽罟、放綾兼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上西臨古 澗湖	開墾平原草 埔及浮復地
新竹市 虎山里	厝寮	約 1772 年	楊	晉江東石鎮郭岑村(滄岑 楊氏)	牽罟、放綾兼 水旱田、曬鹽	海岸沙丘 上西臨古 澗湖	開墾平原草 埔及浮復地

\* 楊寮村於民國42年因機場擴建而廢村。

資料來源：當地宗族相關族譜；(2)註16、17、18、19、20、25、63；(3)民國35年「(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及日治時期各年份「除戶簿」；  
(4)田野調查：微地形判釋、家戶訪問等。

## 七、結 論

本文以本區有別於的生態環境背景及發展軌跡作為論述的動機與假設，探討其聚落的創建、發展及變遷的人地互動關係。具體結論條列如下：

### 1. 人地互動處於的動態演變過程

本區在拓墾之初處於農業生態條件的邊陲環境，農業件的邊陲性，阻礙了它早期的發展進程，臨海的特性使得最初聚落的選址必須具備相對防洪避水的區位特性。西臨瀉湖、東靠平原、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的生態環境特質，利於初墾的宗族發展出血緣性聚落。本區強烈而獨特的人地互動關係，形塑出具有多元發展潛力的人文生態環境。

### 2. 傳統聚落的空間結構深受自然環境影響

本區的聚落按其排列型態可分為：臨海聚落、臨河聚落兩群。其空間分布係反映了避水防洪所呈現的人地調和景觀。本區的臨海聚落，不是位於沙丘之上，就是位於沙丘之東；臨河聚落選址在自然堤或河岸沙丘上。此外，受到陸域空間侷限，臨河聚落較為集中，呈現出集村的態勢。

### 3. 聚落的血緣性及地緣特徵顯著

本區聚落的血緣特徵應當算是顯著，充分呼應了前述所提的「西臨瀉湖、東靠平原、沿海浮復地持續陸化的生態環境」地理環境構造，利於血緣性聚落的發展。新竹平原為王世傑拓墾集團所開墾，而從祖籍地及方言系統調查，本區同安籍及使用同安腔閩南語的地緣性色彩也十分顯著，此應與王世傑拓墾集團籍貫屬同安籍有關。

宜蘭平原東部的三角洲地區，在漢人為主的歷史開發過程的一兩百餘年間，有類似於南寮地區的人文生態環境變遷的軌跡（沼澤或瀉湖的維生方式及陸化過程），尤其是作為清代蘭陽地區溪北地區對外吞吐口——烏石港所在的大罟坑地區<sup>88</sup>。新竹南寮地區的研究經驗，或許有助於重建大罟坑地區的人文生態環境變遷過程。

<sup>88</sup> 張智欽主持《宜蘭縣蘭陽博物館預定地烏石礁公園及週邊區域研究調查報告》（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第43-50頁。

